

樂器記

牟應龍

歷代以夫子爲中祀故學必有樂桐川獨無有見謂
缺典眞定史侯之來始與僚寀議爲之鐘磬琴瑟簫
笙塤箎搏拊祝敵凡爲品六十龔虞璧翬之屬咸備
延祐五年七月落成侯偕僚寀郊迎以入擇士庶之
子弟習其事明年仲春釋奠奏之八音中倫聽者忘
倦教授趙由雋將其顛末請記於予未果而以憂去
學錄蔣來孫攝學事遂以書來予曰昔者夫子學琴
於師襄擊磬於衛取瑟而歌聞韶而學之其於樂未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

嘗斯須去身也美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嘆由之瑟
奚爲於門定韶武美善之優劣語太師作樂之始終
教學使成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以天縱之聖朝
夕從事固已深解其理與夫音節之妙又周流四方
旁搜互訂以收其散軼釐其錯亂其留意於樂如此
今釋奠例得用樂而人多以爲不切之務漫不警省
非侯素尚儒術安能知其不可緩而汲汲圖哉侯名
烜字正明勲臣鎮陽王之孫所至皆有惠政旣去而
民思之不忘暨來是邦不 其素尤重吾道旣葺大

成殿復造雅樂焉是不可以不書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

萬桂山記

訓導賈 暹

郡侯周先生既遷學復治圃學後地日委土而陁倚之將以補後之虛迎前之實庶與堪輿家言合土委積日加崇鉅聯絡如阜然先生曰是不可無名因號爲萬桂山山之峰最高者凌雲凌雲之東有峰昂然若回顧狀曰龍首嶺自西如梯倚者曰橫秋東如虹掛者曰朝陽山之下因其窪而池之曰澄心曰顧影又其東而小者曰浴鳳山上下亭館環列其南枕龍首者觀德亭也西負橫秋嶺者鄉賢祠也上薄凌雲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

可以瞻眺及於無際者天游亭也於是州學形勝備矣既畢功先生又覲京師秋九月連雨山址逼後垣水暴下怒不可泄山斯頹牆垣盡壓明年春先生歸自京師顧而言曰是誠非遠計乃請於巡撫公得官錢市龔氏地以擴學圃培山址乃大之山始無恙山之陰有泉出焉先生輦石覆之其深如洞出所愛石二巽置洞中其色蒼其空如肺曰雲濤雲濤雨則蒸曠則止其色白其雲委積如漾沙曰雪浪雪浪舊出大洞石滴乳成者泉渟涵洞中得石味益清先生題

曰雪竇并識泉所自得歲月復書源頭活水鑿之石
雪竇之上重峰纍纍如疊壁引其麓環於前廓其中
以爲臺臺之北有洲彎彎如野兕角上植梅花外爲
崇墉墉之下爲渠渠通外河其口爲石櫺水散入汨
汨可觀雪竇溢醺其委與渠令渠繞山其日夜流不
息渠盡處爲斗門以時隄闕水觸石淙淙有聲可聽
凡是圃之勝欲其趨如曠如漢如天游欲其宛如轉
如莫如浴鳳池至於窅如奧如則雪竇至矣盡矣先
生以高才屈小州能不鄙燹其民而教養之使數十

萬戶熙然無愁嘆之聲乃以餘力成茲勝事每公暇
詣學考課已乃登山徘徊瞻眺下酌泉而飲之如圭
如璧外人信其爲大雅君子哉遷學事先生旣文之
以石矣謂此細事宜不足書不書何以識本末暹因
備述以示後之君子知所愛護焉至若先生所以卽
事命名皆有期勉諸生之意在諸生游於斯息於斯
其亦有會於心哉不然玩以喪志荒以廢學則非先
生所以典學育才之本心矣

茅茹書院碑記

學正荆振日

蓋桐郡比歲箕畢調氛稔息四民樂業以嬉則我楊侯之鳴琴奏理也適兩載矣紳士疇人既咏孔邇賡無斃復僉謀效畏壘之款而永祝侯者鳩工庀材子來恐後不浹旬而祠宇翼如以諸生之涵濡教澤也爰以記屬振日惟侯禔躬肅軌於法鮮所操舍張弛緯繡手運神解胥吏惴惴戴三尺若盛暘而負雪霜廉醇吏民就之如嬰兒之近哺勁寒而附春陽凡良法媿政固已無口不碑有心皆頌矣乃諸生謂侯所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

經劃皆爲桐民計百世非壽之貞珉後司牧者其何倣焉抑侯之先忠烈公憲副公湛恩江表及侯三世矣侯今方以牧一州者宰天下勿拜之咏何獨南國然則桐民之戀戀於庚桑之保亦聊識吾私云爾

重開桐水碑記

知州楊苞

蘇公有言天下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故鴻
隙興謠於黃鵠臨平開瑞於司馬民心所欲天必從
之非偶然也今廣德卽左氏所書桐汭者是也杜當
陽註白石之山桐水出焉曩時巽丁坤三方導水入
城桐花浮波而進爰有桐川之號百餘年來遺蹟盡
湮不第城郭凋殘亦且四封瘠敝予蒞州越三朞如
墾荒清丈建學編審諸大役次第釐舉斯民漸有更
生之樂矣但念此荒疲之域何日覩文明殷阜之盛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

僉謂山州得水則地脉豐潤人文炳郁予爰從風雨
濘淖中馳驅數十里審三水源流捐金築石壩數道
啓閉蓄洩各有條緒漑田之餘潏繞城之中外士民
忻忻謂不圖今日復覩曩規也夫辨其山川爲民興
利者刺史之職況事不患于難成而患其易廢使繼
者常如經始之心則千載猶一日矣故記其事勒之
貞珉以告後之司牧母墜成緒可也謹志其源流於
左

四先生祠堂記

大卿梅應發

桐爲江左偏州前代建邦選侯若僚宥率多偉特文
正范公聲氣鬪拂蓋壤天聖初解褐來叅軍剛直盡
職拔貧取費聘名士淑學者汲汲以文事爲已任逮
治平紫微舍人毘陵錢公輔字君倚出牧尤篤教養
學在北徙至東南規制完美且出學論文一篇諄復
勸誘使桐人父兄詔其子弟於是士競於受教精業
成行而陟儒級冠禮闈首銓選者班班有明效中更
宣靖黷宮燼於兵火敷文中書洪公復興之作原學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

以示諸生衆心愈策勵中興百餘年大科異等於斯
爲盛濟濟多士皆數公培養激昂之力也學有浮溪
汪內翰所爲范公祠記謂公歿二十年而高郵孫覺
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誌公之事刻之范公亭又六
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
乃求公遺像繪而置學宮使學者世其祀此祀之所
由始也其後紹定三年更作思賢范錢洪三先生祠
宇講堂之東丰采如生桀矐可度士益知所原本乙
亥師旅之餘禮殿僅巋然獨存他則非舊貫至元二

十一年古博秦侯以府判提調學事目擊心惻慨然
撤而新之旦謂范公亭一詩發文正之幽光者孫覺
也方荆公以新法毒天下公在言垣造膝切諫力排
王呂清風凜凜終古不磨 遺祠衆芳所在不宜獨
遺孫公於是四三賢而並祠之儀刑莊正冠珮肅然
思賢之舊迹燦然矣訖事屬予爲之記惟汪樓二老
砥刻如爝火日月之前余曷敢僭辭弗獲則復之曰
學爲儒者之事也儒道之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帝王以來金玉

王度箕翼國壽措天下於安靖和平之域者皆儒效
也功利之習可並言哉然必有先覺覺後覺以大學
之明德新民中庸之修道立教爲之範圍曲成使家
稷人臯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叅錯天下皆足
供一世之器使則庶乎人不得以賢者無益於國藉
口惟四先生根柢經籍模楷聖賢正聲諧韶濩勁氣
沮金石雖所就不同而以道庸民使成人有德小人
有造蓋不得私桐邦而已也則夫尸祝而社稷之也
固宜吁秦侯之興廢補缺揭前修之懿則於禮義之

地豈直爲觀美哉所以維持名教也今而後衿袖趨
鏘於石室秩祀之傍縉紳登降於益州張像之側盍
亦思前賢之尺度也持身者如此追琢前人者如此
功名節義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如此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豈徒朝夕裳舄之瞻籩豆之薦而已乎
此則 賢所以祠之由秦侯所以復祠之意祠旣復
欲悠久勿壞乃委郡人前教授韓起焱董祠事焉侯
贊郡五年有治理效凡民瘼必心誠求之多所惠利
人懷遺愛兩邑皆有碑飾改學補史板於郡政尤致

力侯名德用今秩承直郎至元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朔郡人前中奉大夫梅應發記

范文正公祠堂記

新安汪藻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之所淫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安國家定社稷服邊境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前人功名之盛以爲數出于偶然不知早以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

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聖天子有爲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固不得而紀之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叅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比去至寓無所蓄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高郵孫覺莘老爲

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是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於戲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顯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亦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之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語公而予幸從

慶善得公之詳與夫事上舉無所愧安得後世不采以補此史官之缺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何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汪藻記

謁范文正公文

州判鄒守益

公以盛德直道爲有宋名臣第一流守益幼承父師之訓卽知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旣遠履政罔詳卽其聘名儒以爲師而士興於學抗太守以讞獄而民免於冤鬻乘馬以治行而吏化於廉是先憂後樂之志固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興化丞大理校理秘閣司諫議歷典名郡經畧關陝入贊樞府叅大政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欲同官守法奉公率由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一

然同歸於善以庶幾公之遺風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尚克相之若逸欲縱肆以玷官箴其敢追公之罰蒞政之初潔誠以告籩豆非馨惟神其臨之

奉詔新建表忠祠記

吳同春

予自幼喜誦往古事每聞諸長老譚國初死事諸公輒移足傾耳意亶亶不倦聞王公叔英死事在廣德葬祠山之麓輒又慨然興悲曰安得一至其地招其竄而一下拜歟萬曆甲戌予謬舉春官被上命來守廣德次年春有事王公之墓拜祀如禮已而陟其巔披荆棘摹東里楊公題石讀焉徘徊瞻顧不忍去廣德父老又復陳說公之事較往聞加詳云無何大中丞宋公直指使鮑公詢公狀蓋奉今上改元詔欲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三

祠於地以祀也咸咨于憲使馮公馮公謂同春曰若守其地死于地者爲詳其悉核以來且議所以祀者同春唯唯受命復詢於諸父老父老益復詳其事乃爲狀報馮公曰王公之墓實在今祠山之麓其祠在祠山後郡往縣路之傍當宋時有岳武穆者有功于地後人思其功並祠二公名精忠今核往牒有練公伯尚者謫州倅最久其子子寧以節死王公之配金安人聞王公死亦自經其二女就錦衣獄同墜于井王公在廣德安人與二女在金陵精竄不相屬宜特

爲祠于王公之墓而以安人及二女祔焉道傍之祠附練公之主專祀二公馮公曰臣之死君妻之死夫子之死父其義一也特祠于墓祔主于祠議善王公主在精忠者不宜撤仍爲三忠報宋公曰可報鮑公鮑公如宋公祠之費艱卽以兩院之贖鏹飭材鳩工不逾年而祠成同春率父老子弟拜祀于中觀者環堵追往悼昔有泣下者嗚呼忠義者生人之天性也時平則握章縮綬孰非臣者言及變故又孰非以忠自許者及肩患難何苟免者多而忠者寥寥也公以

募兵至廣德欲使宗社危而復安志何壯也聞靖難兵入而卽引決見何定也自經銀杏絕命有辭其就義何從容也妻不忘夫女不忘父駢首于異境略無流連難割之念其儀型何端而風化何美也是時人情洶洶接一語識一面者猶懼窮治黃冠者流不背公約收骨而葬祠山其中孚之格物何速而忠義之感人何深也嗚呼大事已去神器有歸公舍生殉義于草萊如天命何然食祿終事主辱臣死公唯知吾所爲之爲是耳與其忍心而生孰若全仁而死之爲

安耶他日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噫公之死豈惟公見其爲是文皇帝亦諒之矣卒之二百年後一時風紀諸公猶得奉明詔表公祠慰公幽竄而發潛光蓋公之忠天地與永日月與昭萬世之人心不改則公忠義之在萬世猶一日也且公當聞難之日以久生爲累爵祿爲浼身旣不有又何暇計後世之祀與不祀哉獨是破數百年之見立千萬世之標名忠義于人人使知殉君之臣雖死猶生後世尚有錄焉則聖心之仁符堯舜而聖德之廣同天地矣祠

凡三楹中爲龕一主四前爲祀所亦三楹傍爲祭庫并居守者又前爲門門之外有溪新甃以橋其至祠之徑闢狹爲垣則新施于濮氏道傍豎坊以表神道工訖不容無記同春記曰曩當鮑公之報命還也同春自畱畿謁今大中丞王公取道辭公于姑孰公以少司徒汪公所爲表忠錄予焉同春以祠額請公曰宜卽額表忠今額之宋公名儀望鮑公名希顏王公名篆汪公名宗伊代宋公者胡公執禮而唐公練今鄭公國仕又皆繼鮑公先後至始終祠事實維叔

王修撰墓記

周 瑛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素有氣節仕建文朝爲文字
官未幾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
時自爲贊曰生旣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
無慚于後世又自爲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
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
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
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嘉所見良獨偏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六

高踪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載史官筆慎勿稱希賢
尋有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爲上
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
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
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
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爲題其墓曰嗚呼翰
林修撰王原采之墓且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
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
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

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
歆原采嘗薦楊公建文朝久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
後墳墓鞠爲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
瑛初爲進士時嘗聞其事于鄉縉紳及官廣德以特
羊祭于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
廣德未幾車駕渡江羣臣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
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爲貳令州人
執之既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決原采死時年未四
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之不亂良由其有

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而自經于溝瀆
者之可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爲修
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
臣子子不爲諱而表章之非罪耶瑛曰不然自古忠
臣義士皆各爲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于建文
若仕于太宗朝共忠于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太祖高皇
帝所培養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爲四時凡禽獸感
時而鳴者雖有春夏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

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鑱諸

祭王修撰文

提學蕭鳴鳳

先生之心不異我心有繫于道遂爲先生往古來今
無不盡之形惟此心此理萬古常明風雨倏忽内存
日星江河厖轟山岳自凝故吾心之天既定雖遇變
而不驚及天下之天皆定則綱常之撐柱方將有賴
于昇平所以封比干贈韓通凡有萬世之深慮者皆
以前烈爲儀刑然則先生有祠于今日者豈非世運
之參苓乎鳴鳳觀風此邦乃率羣吏偕諸生拜奠祠
下愴然傷情載瞻天表鞭風駕霆彼鬱蒼古先生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十九

靈若契我心吁嗟先生

翠渠周公祠記

鄒守益

君子之學以天下爲一家其事君也若事其父兄也其使民也若使其子弟也事君如父兄其有弗忠者乎使民如子弟其有弗愛者乎忠且愛焉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求盡其心而已矣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故夫赤子之無知至難保也而女之不學可以保之民之能言其情視赤子易矣而縉紳大夫之學或不能焉誠不誠之別耳吾讀翠渠周侯瑛之自志其墓曰居官行已每事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

有不及知者侯之敷政也其知本乎故其守廣德也巡行阡陌視勤惰爲賞罰教之蚕繅以法嘉湖而農桑之利興修明倫堂勸萬桂山退省有軒道義有門而學校之教崇廣孝有錄而喪祭之禮嚴廣慈有訓而溺女之俗革祠山有辨而鬼神怪誕之說熄九載政成陞禮部郎中以去歷四川布政司老歸於家去州三十餘年矣而州士民猶喁喁追思曰周侯吾父母也正德壬申知州劉君節因民之思建生祠於道義門之右遣使莆田繪侯像以祀焉嗚呼是豈聲音

笑貌求知於人者可能乎如保赤子上所以恤下也
民之父母下所以報上也誠之功用遠矣哉嘉靖甲
申守益出判是州肅謁祠下而湫隘弗稱迺議建新
祠於復初書院之後奉文正范公居之而移侯以嗣
文正公之位加修葺焉及官南都復請於巡按李君
儼市石廡下以彰侯遺烈風於有位使州人永受赤
子之愛時張君邦教自池攝州事遂狀以請曰知侯
者莫如子逾年知州喬君遷復速其成迺推侯敷
之本以歸之復爲迎享送神詩以遺州人俾歌以祀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一

焉其辭曰

桂樹生兮重重溪流盎兮溶溶孰浚而封兮伊侯
之庸我有父兄今侯使嗣之我有幼穉兮侯使育
之我生未厚兮課之我德未正兮淑之猗侯之德
兮胡弗恩橫山兮蜿蜿大洞兮幽幽三峯兮峨峨
桐川兮悠悠將侯無歸兮尚其來游采溪毛兮薦
芳折桂枝兮以舞華榜兮在門道書兮在几嘉稷
兮在盛量帛兮在筮侯之來兮欣欣將報祠兮終

古

鄒東郭先生祠碑記

耿定向

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此者非歆其
言輿論足發前賢所未發也第聆其一二謔語謾談
便知先生之毛孔膚竅皆靈透矣非歆其文章璀璨
膾炙人口第卽其發教公移便知先生之神情睿智
貫徹於孺稚矣抑非歆其功業掀揭寰宇大用顯行
第卽 晚年省身克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真修
實踐可法可傳矣乃者先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尠
顧實承傳秉正印者余惟歸心東郭先生一人而已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一

蓋自文成沒而承學者或崇樂體以爲自得乃先生
諄諄言戒懼承學者或耽虛寂以爲精深而先生則
曰洋洋發育峻極不是元空卽寓之三千三百承學
者又或矜知見以爲元妙而先生則曰庸言庸行有
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諸儒緒論余早年聞
之未知深省以爲名理常談耳今行年六十外涉世
之久目擊承學之弊之衆始惕然深識先生之苦心
恒誦諸語以爲確然孔孟之嫡脉聖人復起不能易
者第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稟學也維時年雖遲暮

矢服膺斯訓以沒世耳維昔嘉靖中先生以太史左
遷於此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聲教暨於
隣封興起者頗衆嗣余督學駐宛陵距先生去之日
已歷三紀風韻猶存竊咨嘆曰藉令先生當年直陟
揆席如此功化此中何可覩耶彼勢位殫於一時者
視先生所留孰多哉顧願承服其學者深味先生斯
旨以身發揮不炫驚於近世之異說詖論令斯學寢
昌寢明庶所以俎豆先生不虛也

重勸東郭鄒先生祠記

郡人李得陽

君子之教苟有所寄以聲吾道於無窮不必盡取諸已也東郭先生當世之以道鳴者也世宗時上書言得失事剴切獲罪於內翰出爲吾廣德判形迹隆殺卽孺子章章辨之矣先生處之齋內獨不爲之芥帶蓋超如也亡論文章政事彪炳耳目爲海內冠冕謂州之人士多於膚敏是可與語道術者乃以道爲州人倡州之人是以得聞道術而習其說是時四方響應弟子日益衆則爲之闢書院於學宮之後而題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四

曰復初蓋取朱子明善復初意也政事之間則日進諸生而庭教之兼爲置學田若干頃以膳諸生州之道術遂爲諸郡雄先生亦相與樂於形迹外矣吾州故有范公文正王公靜學周公翠渠三先生祠於學舍傍載在祀典以時展祭崇功德也先生行矣州人思之爲之立祠以匹三先生春秋尸祝之者若干年於茲矣自先生之去更無能以道術爲吾州鳴州之所謂道術亦寥寥也甲戌冬中淮吳公來守吾州銳志斯學奮焉振之羣諸生於書院俯而讀仰而談耳

提面命一如先生之舊州之人士復有先生時風公之化也越明年公謂先生之祠圯而不修也又謂先生之闢書院而不獲祀於其所也乃蠲日月遷先生於院後之隙而專祀之堂宇爽亢東西廡及門戶丹堊一以法故復浚池祠前亭於其上扁曰靜觀貌先生像於院閣之上畫圖書於院閣之簷旣竣事以余志於學也謂有以記之夫人忘斯怠感斯奮中淮公親以道率諸生諸生旣響應影從復像先生以寄人思則後之觀光儀而趨拜者將必惕然省躍然奮以

求所謂進於道公蓋不必諄諄面命而自將樹風聲於永久公之意豈其微哉先生故陽明子高弟也其學以良知爲說今之學者旣靡然嚮風矣嘗謂聖人之道猶天然天以一元運於四時陰陽寒暑各以時至而成其大聖人之道思學並傳殆罔並戒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以成其全自洙泗以達濂洛用此道也先生慨學者徒以聞見汨其知故特爲提醒之而學者不得其微過於低昂遂動於朱子操戈入室殆非先生意矣或者先生得魚兔而忘筌蹄學者乃欲舍

筌蹄而求魚兔耶中淮公與學無所不闢博雅宏邃
既不遺於聞見之知而茲且游心於德性之知所謂
覩聖道之大全者非耶學者由公之全以各復其初
是則先生意也後之祠公者當與先生並休矣猗與
盛哉先生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告成於是年五月計
若工幾千幾百計若金幾十云

學諭記

錢公輔

惟桐川古禹貢揚州之域而本朝開寶八年江南李氏既平有司上地域圖至太平興國四年乃命以軍而守長之由李氏之前推而上之至於唐蓋未甚遠而衣冠顯於時者無聞焉由建寧之後順而下之至於今未嘗有一人名登仕籍者問其就進士舉者蓋九人而已吁甚哉夫以二大邑之境壤數萬家之生齒而學者才九人由唐以來至今數百年天下仕者如林而此土無一人是豈此土之罪哉由乎學者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七

寡也是豈學者之過哉由乎教者之鮮也雖然予知之矣非無俊良而困於貧雖完足而誘於目前之利使然蓋教日弛於上而民猶莫知學況寂寥而無教也哉久矣此邦之無教也俗益鄙學益隳民弗知禮義廉耻之化而惟刑是威士不識道德誠明之歸而徒學是名以江右之邇聖化之洽而猶若是爲守牧者可以悠悠而弗思乎今使民自擇其弟子年未過十五神容端爽性行善良而願於學者上於守長守長當爲立黌宮以安處之選明師以訓導之日講月

學諭後記

教授洪材

錢公掌外制於嘉祐治平間朝廷議除執政命下公不肯草制因得罪出爲滁州團練使旣久詔復爲此邦守公預有人望於朝屈居小壘人必謂養重不事事下車之日郡政綱舉尤以學校爲先恐倍習聞見未能篤信仍作學諭文以風動之於是闔境響從莫違公至期年兢業而公去帥鄧熙寧二年天子剗革雕琢之學廷策多士桐川學湯景仁始中第六沈氏二子冲憑繼同與選元豐二年胡庶八年陳舜咨皆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二十八

以進士釋褐自開寶迄公之來載祀幾百而無一人在祿仕者自公之遠逮今來二十年而士以策入官者五人始學未興名儒者九人而已自學之闢業學者且將百人鄉黨益親長幼益順錢公之有功於茲士蓋不待言而可知然漢文翁治蜀唐常袞治閩皆能以學型俗則有班固韓愈傳述其事名以不朽豈非得所記而傳之遠哉材至此郡且愧無班韓之才以播公美因命改刻於石以永數百年之記耳乃若此邦父老觀已然之明效世以儒學訓其子弟不替

試使之知教時升歲進使之知勸雍雍如也彬彬如也俟其有成經行修明則足以克有司之薦毅然有立道德克備則足以待天子之取昔文翁倡化於蜀而得相如子雲常袞興學於閩而得歐陽詹其後學者日盛賢公名卿皆出於此然後知其材德之成在人而不在天係教而不係地也今太守之諭考之於古則庶幾焉夫學校興於上則文采燦於下禮義講於郡孝弟行於鄉上有深明之訓則下有茂美之俗郡有衣冠之勸則鄉有廉耻之慕從古及今一治一壞一盛一衰未有不由此者惟我郡大夫與我寮屬其申明此諭使共趨之

公之志實惠未知所終若何可量哉公諱公輔字君倚武進人也

原學示

州守洪興祖

洙泗之上其徒三千孰不嗜學獨稱顏淵言語文字
後世莫傳簞瓢陋巷樂以忘年人之所欲我以為愆
人之所忽我以為先於過不貳於怒不遷以信為禾
以心為田以誠為舟以道為川隆師由禮既約且專
求仁得仁既大且全語之不惰瞻之在前回坐忘矣
人貌而天用舍行藏與立與權禹稷同道孔孟是賢
請循其本夫孰能然擇善必得得善拳拳比之牧羊
視後以鞭勤而行之交臂比肩毋曰道遠半塗而還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

毋曰事難幾成而捐莫近於學如魚在筌莫易於學
如井出泉資深逢原樂莫大焉有發必中如鞞逐弦
大學之道中庸之篇勉哉士子毋怠益虔

原學示記

教授沈璿

桐川自太平興國間爲郡士之向學始於文正范公
厥後內建郡庠更丙午兵火之酷士子多散處村落
未暇庠序之游古學廬荒陋久而未復丹陽洪公以
星郎出守聰明果決政平事簡嘗曰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安可緩而不舉於是切闢而新之重飭夫子
四配十哲像畫七十二子於殿壁畫先儒於兩廡畫
伯魚子思於堂諸生相招而來者日有講月有試肄
業有舍不廢絃歌且率郡寮咸集以落成之又繪范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一

公之像於東廂示不忘本以勉學者行鄉飲酒禮以
敦謙讓之風出原學一篇俾咸知所趨向諸生莫不
奮厲以從之而不敢自怠於是聚而請曰在唐李栖
筠爲常州太守起學校畫孝弟傳爲鄉飲酒禮人爲
刻石頌德吾儕小人豈不能效毘陵故事願祠公像
且刊原學以示後學區區恩施之意可叙於後俾來
者有考焉於是乎書

訓蒙詩要序

鄒守益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何謂情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
無邪聖人教人學詩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
復講于養性約情之道而以雕辭琢句相角故粗心
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而失之悍哀而失之傷
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性嗜所從來久矣
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詩禮一時教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一

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蠱童子之心
志而教之邪乃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晉
靖節宋周程張朱及我朝文清康齋白沙一峰甘泉
陽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曉者屬王生仰編
而刻之俾童子諷咏焉童子之心純一無僞習之以
正則涵養薰陶有以克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義
之本體以優入于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
溺其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
欲使爲君子而忍棄之于惡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

欲爲君子而忍棄之于禽獸乎諸童其卽是編而熟
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言爲主務以窺諸君子之
門庭以馴入于堂奧則蒙以養正弗納于邪作聖之
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諭俗禮要序

鄒守益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成人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大人而下至于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有不由禮之人出于其間則羣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于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尚以鄙詐相便以易慢問有讀先生之典則羣視而駭之嘻何其與古異也予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四

嘗受學于陽明王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嘆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士及童子習禮于學雖毀齒之童周旋進退彬彬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諭也屬劉友肇袞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于士民刻成觸而嘆曰是故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則畫之所載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
貧賤無所搖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所樂和平而樂
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
神命脉完固而凝定則晬然見面盎背以施於四體
無弗順正而克盈者矣故冠笄之禮所以重男女之
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
愛親敬長也雅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
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肆其聲容而無忠信惻
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肢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

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成于身篤其實以克其華
盡其人道以自別于禽獸吁可畏哉匪直爲觀美而
已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喪祭禮要序

鄒守益

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歿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寶其體鬼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于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智愚不肖者咸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已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生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亡之情亦有所不能已於是佛之徒者自以其智剗爲科條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六

而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以入于中華而中華之人反相率以變于夷而莫之省憂也辟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五穀之美而採薇蕨拾橡栗以充其腹出而號于通都曰凡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闐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章文物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于薇蕨橡栗之求其智不亦偵乎東郭子被謫來判廣德閔其俗之葬祭雜于佛氏而懵然于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其要者梓而行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而無

憾其用意之惻怛閔閔然懼其飢餒而詔之以樹藝
之要方也凡廣德之士民其尚思耕之種之耨之穫
之食之而肥庶其無負于模範之德乎

諭俗文

鄒守益

廣德民俗昔稱事簡民淳邇者乃有健訟之名甚爲父老耻之豈父老之訓飭子弟者有未至歟抑有司之昭示吾民者有未明歟本職蒞任以來汲汲聽斷期於息爭止訟以仰稱國家涵育之仁而徐察其實多因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市井無賴往往彼此幫唆以置已利遂至怨結釁深身亡家破殊可痛惡今苗稼在田耕耘方急仰事俯育胥從此出豈宜荒廢農畝以逞鬪訟爲此申諭父老各告戒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八

其子弟務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和長惠幼順强者母倚勢凌弱富者母恃財欺貧而貧弱者母挾詐以脅制富强咸敦禮讓之風以洗淫陋之習試問父老曾見有孝弟忠信爲衆所愛敬而天不佑之者乎曾見有狠戾詭譎爲衆所怨惡而天不罰之者乎自今以往果能勉於爲善睦族和鄉者體訪得出加以賞獎如怙終爲惡琬刑害衆者事發依律科斷仍枷號以警其餘父老子弟其務體吾意慎所趨避母忽

尚行說

復初書院示同志

郡人李得陽

古之人尚行也尚行者心真心真者力倍無論聖賢
卽一節之士心有所矢生死樹之雖見有偏全軌未
中庸而一段精神光景自足焜千古不滅彼其所尚
獨區區知乎哉吾郡邇年以來沿誦良知之說童三
尺猶談云嗟嗟良能安在其知不知無考也夫知不
如好好不如樂聖人之訓胡不重行觀其于及門之
士深有取于真積力久之參而能言如宰予方人如
子貢數見責讓斯不待懸衡而可辨矣原紹興良知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三十九

之旨不過爲弘正間記誦詞章之習柔靡天下一時
醒喝解囂不得已耳習其說者賢者乘之鬪捷不肖
者借之藏拙入耳出口爲名高而實遠於道故吾嘗
笑謂友人曰使學術而第在騰頤頰驚虛聲則濂洛
關閩諸君子又何能與近世講學諸人爭勝數哉吾
輩今日惟有尚行是第一義講則必習言則必行寧
爲墨翟之守毋爲公輸之巧養深積厚久之而消長
盛衰之機決焉其于道猶耕而穫獵而饗也居諸易
徂證人勿墮同志者亦然吾之言不

重修城隍廟碑記

楊苞

自京兆暨郡邑稱威靈顯赫者惟

城隍尊神其惠澤蒼生者甚大而臨蒞方州者至遍也憶先大父忠烈公令虞山有告城隍文言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臨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不能欺神闇對幽微不慚自知不能不畏神知握符四年地方幸無菑患得釋負職掌此非人力也默佑陰隲敢忘神府予夙昔佩銘爨箴罔或稍斂今濫竽桐泖閱四暮矣箕風畢雨有祈必應萑苻狐鼠有發必誅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

耄艾歌樂髻稚嬉怡豈予涼德克臻此盛哉蓋仰藉神庇得與桐民蒙嘉惠而樂康阜耳顧祠宇頽陋圖像昧非所以答隆貺也迺捐廉倡募鳩工庀材命司屬監修舊制閔恢新規鬱輻今廟貌雖飭不過稍致予報酬之忱云爾至于境中休戚相關予爲客而神爲主客瓜及當遷主則千萬年血食茲土客或耳目有隱蒨精力有懈弛皆賴主之者牖其衷而匡其闕矣爰爲之銘以鑄於碑

銘曰星土山川神光翬鬼英爽端臨隆威儼赫桐

土凋殘神祠痺坼予躬拜瞻予懷孔愴爰諏良辰
新廟奕奕殿楠晃巍煌輝丹碧巖巖城墉爲金爲
石沄沄隍水如環如壁拱繞神基肅雍清莫雨塊
風條黍苗庭碩曰億萬年民忻神懌

祠山廣惠昭德宮疏

趙孟頫

禹平水土張真君贊厥成功漢祀山川顏魯公紀其
靈跡欽際皇元之肇運益彰福貺以名祠國漕轉輸
遏鯨濤於巨海天瓢傾瀉振馬鬣於層霄徽號載崇
綸音洵布神弗妥靈於野汭天庸示警於劫灰桂殿
蘭宮得人心卽還舊貫杏梁藻井歷年歲又合新圖
揚州十萬纏腰必資樂施廣寒八千修月自效良能
神之格思不可度洋洋左右善之積必有餘慶滾滾
公侯綵筆題春蒼銘刻頌建壇禮斗祝寶祚之長年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二

當宁求賢覆金甌於它日謹疏

近斗樓疏

楊苞

祠山道院者乃張真人之所棲也昔導湖水歷載實
賴康功旣濬巨川生民因之粒食是以千年尸祀未
足酬勲況乃百代焚修遽可報德循其忘筌悟道蓋
因禮斗會心故仙好樓居不惜階梯百尺而神臨阿
閣曾爲梁棟千尋金嶺東蹲靈山西峙跨連岡澗廣
德之雉堞朝青漱咽烟霞范公之碣亭春綠風雲縹
緲接几席於憑凌星漢高標入畫圖于眺望乃以屢
遷荏苒漸至飄搖遂爾物久塵飛因之剝落予牧茲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二

州恫心先正念此巍樓近斗儼然深穆神棲一旦烏
雀斜穿狐鼠墮墁且也蠨蛸網戶熠燿分燈山雨欲
來難護朽枯朱檻秋風吹動何堪蕭索雕梁故使廟
祝遍化十方惟冀檀波少舒涓滴寧無上器可結善
緣縱觀地闢翠微立成紺宇行見林開玉局再整朱
樓特介管城用循募鐸

重建圓通閣碑記

濮陽傅

廣德郡治西百步許舊有圓通閣釋子以奉彼所謂
觀音大士者也與東佑聖閣南三峰樓相鼎峙葺於
景泰庚午鄭侯賢歷百二十年值今庚午合浦瀾石
鍾侯振以名甲第來守盡廉興革利弊士庶悅服顧
是閣關乎郡治風氣日就圯壓因僧正方燦請許以
義募且捐俸以倡故遠近爭以財力助煥然材新制
美崢嶸一隅費將千金一不動煩官帑暮歲工畢興
役之初二鵲巢於梁工作紛紜揭來自適至閣成誕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四

卯育四雛去謂非潁川遺瑞乎事竣州人請紀石以
垂不磨庶後人知歲月之有自以動觀感耳時侯正
丈田均賦夙夜圖維永賴計簿書叢至染翰未遑也
傅在侍因屬曰子能言者盍志之傅不敢辭起而曰
傳聞見道者不惑于邪而守正者不眩于俗侯之治
桐務教化重農桑彰善癉惡動師古人其見道也審
矣義之所當斷自不疑于毀譽不惕于利害其守正
也固矣彼浮屠氏果何爲者而俯徇其請且捐貲以
爲士民先豈福田果報之說雖高明者不能無少惑

歟侯曰嘻若子者可與幾矣而未達于機也不聞古
人營寺塔乎舉大事者順人情因時勢斯事集而民
不知人情志有所慕則勞費俱所弗恤彼豈不愛厥
財與力耶其所慕者有甚也此勢之所趨也機之易
乘者也是以智者因之桐俗信佛樂施非易于集事
者乎閣爲州治西臂鍾風氣萃人文繫匪小小也勢
之必不可缺者也吾以帑藏空竭之餘以營必不可
缺之役安得不姑自其素性且悅者以默成之使官
無興作之煩而郡有雄峙之勝耶古人借塔掾凶歲

之民吾亦借是以爲風氣之助各因其機之可乘耳
乃若毀淫祠擴佛老政行之信于人者亦素福田果
報于我何有哉傳聞侯之教恍焉始有悟也類觀而
知疏鍾秀水以道地脉于南築鳳凰墩以擁地脉于
北則侯之惠州人者旣溥且至維時荷開竝蒂麥秀
三岐侯之感召多矣用是以詔將來

重建佑聖閣碑記

管九臯

州之東故有佑聖閣像元帝以鎮焉蓋郡庭有鼓樓以位于中而三峰樓當其前圓通閣在其右茲閣居其左堪輿家稱鼎立護衛其利害之關於黎庶非淺鮮者國初以來其閣廢而興興而廢者不知幾更卽如嘉靖庚子災隆慶庚午鍾侯重建之萬曆乙丑又災迄于今圯數易者久矣設職守者已不爲而委之人後人又不爲而委之人閣成無期矣何侯之蒞吾土也慈祥而果斷渾閱而精明勤瘁而理百廢具舉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六

覩茲閣之故址喟然嘆曰州之左右二閣猶人身之兩手然手無左則形體不備閣無左則郡體不全敢令其陵遲衰廢而不爲之所耶遂捐俸兼材糾工而築之飛其椽畫其棟副以欄櫺跨于通衢赭焉而霞烘煙焉而雲溶君之神得以隆禮其崇高猶故而堅固整束實加倍焉且也理兩翼之平房入于民籍者償價而返之閣歲課有額修葺有資區處周詳非侯之果斷精明宏才揮霍何以至此是役也起于癸卯之夏畢于甲辰之秋事竣督工耆民韋漢周仲屬余

記之迺叙其槩於右而綴之以歌曰

偉哉浣俊宰汭綏猷起廢舉墜蒼赤蒙休左閣邁
災積廢誰憂下車經盼慷慨肇修帑藏不費閣貲
不哀捐俸補隙厥功以收美輪美奐峩嵬若丘跨
南跨北東西通由惠崇德懋千載奚侔

題武安王廟

郡人李得陽

仲尼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夫
不屈于慾之謂剛剛而不學則理不勝私雖賁育祇
足爲餒固宜夫子未見及門徒者三千而獨與子路
爲好勇升堂庶幾有剛者風而雲長獨秉義氣百折
不同如斬貂却金正大之情通于天地方諸聖門其
子路之儔與然子路知蒯瞶不當立而不知食輒之
祿失諸初知結纓死得其正而不知燔臺之舉失之
暴雲長棄孫曹而事先主旣已見高一世而偶襲于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八

蒙直出不意殆非輕生者比蓋其學問之力有過人
者而世徒以勇冠三軍威振華夏爲雲長雄末矣人
見雲長之敗復疑先主孔明不爲置謀主爲失計不
知雲長謀勇兼資足當一面天若助漢自可收功先
主孔明蓋已諒之而一旦見襲豈天心去漢有如是
耶至于明燭達旦古今以爲雲長大節吾謂男女之
際其別甚嚴乘危相犯在稍知禮義者當不施之路
人況雲長于先主分爲君臣恩同兄弟雖微明燭夫
孰疑之以此爲雲長大節淺知雲長者也若乃別嫌

明微昭揭忠義深足以折服奸雄之心自是過人之
識矣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四十九

題橫山岳王廟

李得陽

侯忠孝人也志在匡復使其時兩宮得歸國耻大雪
身享茅土之封作宋元祀則侯志用以無憾人之思
侯與侯往矣惟不然而于威振響應屈指燕雲之日
竟喪奸雄之手侯之忠憤激烈終天壤不得磨滅人
之扼腕而爲侯悲憤者亦將與天壤罔極使人激忠
肝張義膽豎髮揚眉凜凜斷不爲偷生態是大有功
于風化也人心一日之思在則侯一日之精爽在侯
精爽無一日之可泯則君臣大義無一日之可逾豈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

天厭宋德故奪侯之速天壯侯節故借侯爲萬古綱
常木鐸耶假令秦檜之謀不行侯亦不必至今存以
此易彼天之待侯殆不爲薄侯亦可以無恨矣吾于
雲長亦云

詔旌貞節李母碑記

陳繼儒

國朝功今察舉部內節婦博士有司疏名臺使者覈實奏聞表厥宅里而或不幸爲例格又或不幸爲簿書期會之吏所輕眇卽有矢心皦日而挺操秋霜者直與飛藿槁籜同盡耳此余有感於李母之被旌而願爲之一言以風世也節母夏孺人其父爲禮部司務官明先生侄爲督學御史涵初先生海內號聞人聞家夙閑閨教德音孔昭十六歸冲涵大叅李公之季子踰年舉一兒曰徵代又二載季公疾不起孺人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

僅十九齡耳發曾擊心哭聲如壞墻勺水不納口騰擲欲殉者數矣姑抱持進之薄糜捧盃作哺聲實不下咽也姑百方勸諭曰婦旣死老人與孤兒仗誰獨生嗟乎李氏從此不臘矣乃唯唯席塊枕苦置孤尸柩側呱呱不絕啼也冲涵公有事四方王姑春秋高孺人與妯娌調甘上食遐則手縮髮膝受書以幾望孤兒之成立寸檠短榻飲泫相對也其小姑將出閣孺人幾罄其珠琲紈綺轉贈爲奩具而身則大布衣脫粟飯長齋禮佛若將終身至親諷之何自苦乃爾

應曰吾非佞如來希冥福煢煢未亡人豈復慕羨好
飲食學大家時世粧乎自初孀以歷三四十年辛勤
操作爲廝養先卽子夜弗輟也尊章旣棄養毀瘠如
初喪拮据治周身之具皆無憾待族子極有恩稍踈
者請謁見委蛇辭之剛腸冷面肅然有莫可犯之色
而疾遽不及于童婢呵詈不及于雞犬性好施舍而
銖黍不及于巫覡師尼見鬼人等彌留之頃神色如
生語音不亂其度几坐脫立亡者乎子卽惺涵君有
聲州庠國學中自大叅公傳家以來穀雖如寄喘息

不屬手挈六尺之孤還之千鈞一絲之若絕若續之
李氏破眇爲咲轉枯爲苑秋毫皆孺人棘心蓬首之
所致也今有司博士能以綱常名教爲已任上節母
狀干部使者潛德升聞賜詔表宅太史制詞守相捧
檄婦報夫子報母竒節純孝並出于世祿華胄禮義
著聞之家豈非吳越之吉祥善事乎余嘗嘆死孤易
保孤難幸則爲趙客程嬰不幸則爲宋臣文信國然
皆以一死謝孤兒耳若惺涵君之垂死而復活門祚
之垂危而復安其鞠育之恩則李氏之李善也

之功則李氏之李光弼李晟也厥維艱哉請載之家
乘郡志以俟秉筆國史者有考于斯文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又五十一

諸廟禳蝗祝文

眞德秀

在詩有云去其螟蟥及其蠹賊害我田穉此人事也
乃以屬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菑弭患在神爲之則
易而在人爲之則難日者本道郡邑以蠅生聞天子
有詔俾長吏禱於山川百神是亦周先王意也惟諸
王廟食歲久陰威赫然霆奔風馳山岳可撼況區區
蚩蝗之孽乎驅之攘之以畀炎火是直噫欠間耳虔
共致祈立俟嘉應

禁埋藏文

孫 諤

諤見鄉村百姓因仍故事買牛作樂迎至廟廷號爲埋藏禱神祈雨不卜於神便行止約諤雖亡狀豈有事神如此其敬而獨愛一牛乎此雖神靈亦當察諤之不如是也然牛不宰殺民不埋藏而大雨隨應此雖愚民亦明知神之不好殺也始聞傳言初牽牛而至堂下先卜於神至二三十數皆不吉然後知神之不欲殺若因茲以革陋俗易弊事亦足以昭吾神之靈在於救物而不在於殺物也謹告

乞免埋藏文

洪興祖

夫民所以耕而食者牛之功也殺之有禁著於令甲
忍其觶黷以害農事殆非神之意也非神之意而以
之事神神其吐之矣此邦之民率以仲夏之月陳太
牢於廟廷殺而瘞之號爲埋藏其來久矣爲吏者因
仍舊俗而弗之革則失國家重本之意而有違功令
驟而革之則又恐民或不得所欲而歸咎於長吏也
側聞紹聖之間知軍事孫諤連歲禁止牛得不殺雨
亦霑足至今稱爲良吏某雖不肖心實慕之輒因民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四

之有請援諤事率官吏父老有禱於神如其許之願
賜告

瘞枯骨文

鄒守益

予初蒞任謁山川壇於城之南見枯骨暴露爲犬豕
所噬念爾等皆吾赤子初無罪惡特以貧困無歸遂
至於此惻然痛心有淚盈睫卽歸謀諸同官咸加哀
憫議以厲壇之隅收藏爾骨爾等其安宅土勿爲疫
癘以病吾民

祈雨文

龍大有

夫民者足食則樂艱食則憂故神之壇壝茲土所以
衛民吏之職守此土亦所以保民也民樂則神與吏
俱有餘休民憂則神與吏不得辭其責矣今於春夏
之交雨暘時若麥既有收今值仲夏之令適屆樹藝
之候前此陰雲晦曖將澍甘澤物情之待雨久矣顧
乃炎赫勃然若有蘊隆之狀守土之吏不能不戚戚
於中是以某日肅誠虔禱於神神其默運俾曦輪收
彩彤雲致雨庶得平疇淹足種植及時則豐稔有期
而神之與吏均布惠下之仁矣謹告

祈晴文

鄒守益

惟神與吏實相表裏凡民之休戚吏食其祿而神歆
其祭舉相通者去秋螟螣害稼米價騰貴民將望
麥爲命而淫雨不止麥苗就傷萬口嗷嗷無所控訴
吏之不職無以弭災是用肅誠以禱於神神其幹化
機時雨暘使麥獲有秋是吏得藉以逭其責而民感
禦災之功永永無疆矣謹告

祭虎神文

楊苞

惟天生民惟王建官以司牧之凡可以衛民者無弗
興戍民者無弗除司牧之任也予蒞桐三載人之害
人者我盡除之而獨虎害不息始焉竄形峻嶺夢受
僧傳今也嘯匿深篁虐以日記豈予德未純氣之不
淑耶予清威之不震耶何然烈如是向命虞人
火炮攻擊已獻皮數十今正月累累報傷思

朝廷擬一大辟平反數十次而爰書始定乃罹汝毒者
無罪而頃刻就斃言之色戰聞之心惻據報千畝園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八

地方篠篁蒙稠亘二十里汝之潛營窟穴於此已非
一日夫焚山澤而害人者消伯益之烈也驅猛獸而
百姓寧姬公之法也蠢爾冥頑旣不能候其渡河又
不容聽其負嵎惟剪伐叢篁蕩其巢穴爾其潛踪境
外避我神鋒若復戕我黎元我選銳士列砲鏡必盡
殺乃止爾其無悔

潢水重清瑞應碑記

張名世

攷桐川勝蹟城南有潢水塘四時恒濁若州守廉明則暫爲一清宋時文正范公明時周公暎江公暉段公猷顯八百年來僅四見澄清焉自段公迄今八十有五載而三韓 門公褰帷入境公褻躬端潔飭治精嚴利靡不興害莫不除兆民欣欣咸有更生之樂昔時行潦之澤忽而澄清徹底荇藻可鑿萬衆群觀詫爲非常之奇瑞也稽古魯侯報政以三年孔子致治於朞月明乎化理未可聚臻 公臨桐兩閱月而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又五十八

人心豫順山水效靈抑何感應捷於桴鼓歟蓋雲漢方熾沾霖霖而已涼冰雪久沍被晨曦而挾纒非致治有淺深而乘時有緩急也桐民數十年困於賦疲於役虐於歲其望拯救者匪朝伊夕矣一旦有廉明慈惠之父母撫字而噢咻之其歡忻感頌者且千萬人也豈有千萬人歡聲感頌仰天而呼而天有不聽聞者乎名世拜瞻宇下覩 公風規靜穆襟懷坦易菜蕪之甑凝塵恆縣之釜淡設咸信其節儉之素衷矣至所擘畫若汰里長革坐差禁火耗免收頭清訟

源拯災荒美政未可更僕數大約立法務簡特法務
平卽窮鄉幽谷皆得陳其疾苦故朝所厝注暮及於
百姓數月之仁政百世勿諼焉古之循吏潔已以化
民誠至而格天如虞願之海石清澈樂巴之宮湖寧
肅盧勛徵兆於玉漿張公化感於廉泉趙悅道題蜀
江以清白李錫之變苦水爲甘津皆以潔誠之心致
靈異之祥我公精誠所格向時瘴霧之氛若滌而
淨塵搯之氛若洒而明故千載洿潦變爲清醴此冥
冥之昭符理數自朕也今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又五十八

聖天子愛養元元久任牧守而課誠蹟我公五馬初
臨卽臻上瑞桐民之獲福未有艾也名世因土民之
感頌敬書其事與范周諸公並垂不朽云

牒城隍司驅虎文

門可榮

爲自陳不德仰仗神威保救民生驅除虎患事爲照
黎民爲

國本所關司牧切撫綏之任災青雖天心垂戒神靈
操報應之權敢用悔罪以懺非有誠斯格伏冀拯災
而捍患無感不通茲緣廣德各鄉俱報猛虎無數橫
行原野農者輟耕踞傍山林樵者裹足到處傷人及
畜不勝切齒痛心在昔主簿移文登封不復爲害縣
令執法不其釋放無辜是惠政之足以通幽明斷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又五十八

有能服獸也至如本州涼德薄才履任乏善致山君
有人市之駭而野老無渡河之歌抱卞莊欲刺之心
難使郭文不畏慚馮婦善搏之力終令周處隱憂然
海宇當掃清日豈容惡獸爲殃念神靈亦受
命于

朝同有斯民之責且前歲亢暘禱蒙甘雨之恩澤則
今日暴虎仍望

神力之驅除除本州嚴督捕役獵戶塞穿焚林務期
纖滅外爲此合牒

本州城隍尊神顯振神威默加誅逐共保黎庶以安
地方則神之有靈奠厥茲土而牧之無狀實切攸賴
矣須至牒者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又五十八

廣德州詩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唐

韋應物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
寒原正蕪漫夕陽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

石溪瀑布

宋

范仲淹

迥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
勢鬪蛟龍惡聲吹雨雹粗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道經廣德喜晴

王十朋

秋風吹客過祠山水出平原礙往還呼吸雨暘神有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五十九

力掃除雲霧見天顏

幸祠山

明

太祖

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雲爲闕石爲關高臺近斗當空
出老樹如龍挾雨還兵革屢經香火舊鬼神常護道
人間從軍幸得來瞻此揮指干戈動笑顏

幸橫山

巍巍高聳碧雲間上有禪僧悟透關禮斗臺前眞勝
境快吾登眺得江山

題祠山

宋

李健

午庭官事了心與白雲閒
泉脉瀉崖谷天風吹珮環
花開烟靄外人語翠微間
山色看來好相畱不放還

題靈山絹機石

梅應發

山澗來湍流媼神闕崛奇
不作江湖迴穀水清而漪
異哉靈山靈幻此天然機
杼軸馳紅女朝朝怵繭絲
不見玉指勞便製鮫室
衣民家得此練應寬縷
征期兩崖蘚磴滑誰敢
捩眼窺却宜就暑飲六月
霜雪飛

遊靈山懷舊

元王勉

靈山傑立青摩空靈源一
擲銀河通長松駕鶴號陰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

風肩輿裊裊穿空濛霹靂
送雨來千峰一洗萬劫塵
霾胸人生飄泊猶飛蓬微
官束縛居樊籠故人各別
天西東十年夢想冥飛鴻
生平詩筆稱英雄不妨醉
墨蟠蛟龍明朝行復追塵
蹤

題橫山

州人馬叔山

十里松聲捲翠濤風威颯
颯著吟袍泉通嵌竇僧廚
近路鑿層崖佛屋高便欲
幽棲同老鶴恍疑異境踏
靈鰲山靈笑我塵凡客
白首驅馳不厭勞

登橫山

州守周瑛

一上橫山頂茫然懷古今宦情秋夢短世事海波深
東晉淵明酒南陽梁甫吟斯文久不作勞我平生心

又

江天搖落處弔古更懷今鳥背秋陰薄馬頭山色深
官家無苛政民舍少呻吟欲起潁川老聯鑣談此心

橫山遠眺

州守范昌齡

遠上橫山日未斜風光隨處望中賒宦情清入梅邊
雪世事紛如雨後麻烟柳半堤歌管市竹籬幾處野
人家欲摩瘡癰痊凋瘵憂國憂民髮易華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一

遊橫山

郡人李得陽

橫阜崢嶸碧落齊探奇迢遞躡丹梯捫蘿雲氣生人
足遶磴花香襯馬蹄潭水澄澄龍已去春風恰恰鳥
還啼尋眞直到清冥上回首紅塵烟霧迷

又

獨立崔巍百里蒼臨風振袂自徜徉中天臺接星辰
近仙境祠開日月長劒戟雲峰排萬疊畫圖村樹列
千張太平有象憑誰識牧笛樵歌報夕陽

弔王內翰墓

濮 鉞

三尺荒丘鎖綠蘿清風千載等爨齊野雲拖雨山前
宿林鳥傷春月下啼正氣堂堂天地老丹心耿耿古
今稀一回惆悵一增重指顧無霞落照西

遊大洞

州守朱麟

野渚鳥聲夕迴光宿雨霽風驅草色來石屋洞雲閉
木攬玉箏聲谷響山風厲樹杪黃鶴棲竹迴蒼琅蔽
圓月在前圃嵐光忽搖曳歸往石橋東花明上客袂
又

原野初晴稼穡生官閒遊視五驄鳴流雲洞口春衫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一

濕隔岸桃花溪水聲

遊大洞

郡人李得陽

勝地乾坤別神仙洞壑幽山空紆窈窕境遠自優游
峭壁雲霞滿寒泉日夜流玉田何識種丹鼎爲誰畱
合沓潼關險淋漓石乳稠無花知歲月有燕報春秋
我欲窮奇討誰能極冥搜壺天看不盡恍惚揖浮丘

石溪古意

州守范昌齡

十八盤旋始覓蹤峰巒四合路潛通天光雲影徘徊
裏魚躍鳶飛眺望中雨後漚添浮藻綠風前枝墮落

光紅端然不是漁樵窟回首僧敲百八鐘

夜月憶古意亭

州守周瑛

幽興不可遏良夜乘鶴往山深寂無人亭前自俯仰
簷月流素輝山泉滴清響孤蘭蔽蕭艾叢桂在草莽
采芳欲寄遠路阻情悵惆緩步歸東園坐見明星上

萬桂山

州守周瑛

山房白日靜左右列圖書哲人久不作掩卷空歛歔

天遊亭

州守周瑛

人世少知遇百年懷抱孤山亭坐虛廠邈與天爲徒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二

到廣德紀事

州守周瑛

馬蹄六月到山州獨上桐川第一樓城上有山皆北
向郡中無水不西流土風質朴猶存古民俗蕭條欲
近秋多少濟時心上事夜來獨與鬼神謀

遊麻鬢菴

州人馬叔山

杖藜乘興到僧房不怕石頭來路長龍吐濕雲供水
墨鶴聽寒澗辯宮商江山無恙人先老歲月相催客
自忙惟有梅花還識我相逢猶作昔年香

登三峰樓

李光

一川花柳擁雕欄濃綠浮空四面山便欲移家來住
此不將名姓落人間

送屯田王渙出守廣德

梅詢

家山東畔古桃州往歲分符作勝遊碧瓦萬家烟樹
密清溪一道瀑泉流簞欵郎埠冰生枕茶煮鴉山雪
滿甌我有集仙經始在勞君一到爲重修

題竹山寺

梅詢

亂山幽藹隔招提祇許相邀入剡迷山樹風泉爲誰
響春城一夜到鳴鷄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四

登集仙臺望雪呈諸公

孫諤

萬花齊向雪中開羽駕應從白帝回試就寒雲辨山
色分明海上玉樓臺人間海會尋常事爭似登臨向
雪堆萬里山光兼野色併將梅艷照樽壘

寒食遊竹山

孫諤

春深睡起無餘事邂逅山行賞物華數點飛來寒食
雨幾番開盡竹山花野橋踏石尋流水草徑穿雲看
早茶莫問年光與人事無何鄉裏醉流霞

題秀遠亭

陳天麟

黃梅挽蒂和風落小杏團枝帶雨紅底事荷花開最
晚不將嬌艷嫁東風

宿橫山禱雨

林 棐

寸心憂國願年豐曉挈楓香八翠峰幸有一壇瞻斗
象豈無尺水起淵龍松風不住雨聲碎嵐霧常隨雲
氣濃願覓天瓢一滴水三符需夢慰三農

寶慶憶桐川

錢魯南

茆茨結搆古桐城南望笄峰列畫屏二十餘年歸未
得故鄉山水總關情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五

題橫山

錢魯南

攀蘿躡蹻到仙壇一上危峰眼界寬百尺松根生琥
珀千年石上長琅玕鸞回宸翰奎光燦龍卧靈湫雨
氣寒欲辦青鞋并布襪來分僧榻坐蒲團

題竹山

張廷瞻

黃堂公事了乘興到茲山出郭路十里蓋頭雲半間
便欲終日住能得幾時閑爲問前朝事高風不可攀

登橫山

葛 富

雲霞常護集仙臺樹合重陰晝不開萬壑松風馴虎

嘯一潭腥泚老龍回
蘚封古砌稀人到
巢托盤蘿有鶴來
試問此山高幾許
下方白日鼓風雷

九日登橫山

楊 樸

一上名山眼界寬
桐川千里掌中看
輕伸手可捫天闕
長嘯聲能引鳳鸞
此日登高宜縱飲
昔人落帽爲追歡
菊花插得巾邊重
歸去香凝月色寒

與諸文學遊竹山

楊 樸

公餘乘興竹山遊
山有溪流最上頭
六七士從行處樂
兩三峰對望中幽
竹松映閣渾如畫
禾黍鋪雲大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六

有秋一詠一觴歸
去晚滿天風露月
垂鈎

與諸文寮酌古意亭

辛 禮

碣石終朝枕碧流
茅亭佳致坐中幽
檻前修竹寒篩玉
嶺上喬松翠鬱秋
滿座春回文字飲
一簾風細篆烟浮
紛紛柳絮東隣去
惟有梅花拂桂樓

題古意亭

賈 暹

久懷名教樂果遂
獨往心良游自古
然而我幸茲今茅
亭在何許宛在山
之陰盤迴水石區
窈窕松竹林欄檻
靡雕飾地勢殊幽
深俯瞰雪竇泉仰
睇桂山岑

歷歷薜蘿想杳杳猿狖吟軒冕曠若遺物累寧復侵
自非高世士孰能此幽尋垠塹無深秀武彝有徽音
悠然發長慨坐以絃吾琴

白茅山公館漫興

劉淮

春行小憩白茅亭三日公勞手不停憫世每慚西伯
化感懷欲托次公醒風吹古渡皺新綠雲過遠峰明
斷青惆悵下山仍俗冗暫吟寧惜墨華馨

和前韻

岑璉

乾坤雙眼一閒亭綉斧登臨萬籟停對酒不慚畱客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七

醉感時能有幾人醒豸頭日照山搖翠馬足風回草
換青珍重紀遊畱絕詠墨華和霧散餘馨

秋日飲竹山溪側流觴賦詩用賈司訓韻

周瑛

公餘稍覺懷抱清同騎瘦馬秋郊行山形宛轉似人
作流水詰曲皆天成詩句得趣發清響流杯觸石騰
權聲蘭亭禊事渺何許西山落日含高情

遊東山寺二首

周瑛

地窄只容寺山深不見人重門閉白日無處着紅塵

其二

屋外山雲濕門前溪水寒禪心安未穩明月上蒲團
風雪上靈山絕頂

周瑛

風雪飄飄如亂蓬披衣獨上最高峰銀鋪海水三千
丈玉削山尖幾萬重寒到貧家知較早陰生深谷覺
偏隆太平天子行陽令應有春風及遠封

儒學雜詠萬桂山

周瑛

覆土爲此山欲以種芳樹山成樹漸多相呼啜芳去

朝陽嶺

周瑛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八

山頭日漸上山下日漸明遲爾五色鳥來爲吾道鳴

橫秋嶺

周瑛

揭衣登西嶺風葉寒颼颼極目望天際一鶚橫清秋

潛蛟窟

周瑛

山坳最深處遊人慎勿入曉來雪氣腥中有蛟龍蟄

觀德亭

周瑛

周禮久不作澤官變荒圃聖朝重禮射觀者漸盈堵

退省軒

周瑛

高堂息絃誦呼童撤臯比開軒對北山靜以省吾私

松徑

周瑛

開徑入松林松香滿冠履行行細護持茯苓在深處

竹圃

周瑛

開園種修竹竹實生何遲元雲閉白日念此鳳凰飢

澄心池

周瑛

心清見肝肺水清見毛髮一私無所容聖功由是作

顧影池

周瑛

形直影亦直形曲影亦曲曲直而無私吾當慎吾獨

戒溺女歌

周瑛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六十九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
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旣收養生女顧不舉
我聞殺女時其狀苦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
伊嚶盤水中良久乃得死嗟吁父子心殘忍一至此
我因訓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布裙未必能貧汝
隨分而嫁娶男女得其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龍潭秋月

姜洪

水涵月愈潔月涵水愈清水月無滯形上下同虛明

大山擁翠

姜洪

大山何巍巍幽陰鎖空翠日出雲霞沉遙峰秀天外

九日登高

鄒守益

凌晨採菊橫山上呼酒高歌對卧龍野曠千峰收宿
霧秋高萬籟動天風榮名不耐霜前葉嘉會無常雪
上蹤一醉未須辭日暮中天明月興無窮

遊迎仙道院

馬叔山

迎仙道院倚雲開勾引尋詩野客來龍向巖前行雨
去鶴從海上寄書回露凝苔蘚封丹竈風送松花落
酒盃且把新詩題翠竹明年訪舊重徘徊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

題祠山

馬叔山

凝碧池邊竹樹深稿梧猶倚作微吟却愁水底龍聽
得吐出春雲散暮陰

勉郡庠諸生三首

司馬堃

聖賢言語盡鳶魚却被傍人看作書若向身心真體
貼化機流動樂何如

其二

龍飛重地毓英賢禮樂涵濡百廿年似此提撕仍自
棄豈徒辜負此山川

其三

義利于今尚未知底須勞力論精微要知人與豺狼
異只此分明是兩岐

萬桂山天遊亭

黃松林

一徑入高峰桂花香幾叢凭軒曠延佇松色滿吳中
樓閣千層出岡巒四望通束茆銘尚在仰止思何窮

登萬桂山

孔貞明

苜蓿齋依林樾清閒來多士一從行幽花爭媚青氈
色芳樹長畱黃鳥聲水引寒流穿曲澗山橫空翠抱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一

孤城杏壇化雨千年遠桐汭秋風萬桂生

重修桐川志

孔貞明

檢將桐汭實錄試較柱下元言前後兩成不朽鄴侯
架上增鮮

東圻

李徵儀

危崖百轉見炊烟茅屋斜懸古樹巔小徑欲迷青嶂
合層巒中斷白雲連人歸竹塢團空翠風入松枝吼
瀑泉猿鶴不須嫌俗客巢由今辦買山錢

其二

到此淹留欲判年我今搔首問青天
荒荒海氣晴嵐外隱隱江濤落日邊
夔峽猶聞傳羽箭榆關徒自錫貂蟬
登臨尚爾愁多病谷口長吟意黯然

雲錦泉

李徵儀

有石中流如砥平怒濤消盡水痕輕
浮光灼灼搖雲影細響淙淙戛玉聲
斜帶落霞歸大壑倒翻巖壁入空明
怪來一片虛無景縱是天孫織不成

珠簾泉

李徵儀

山泉百道來勢欲傾碧落石磴何崎嶇
挺立挫其鏑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二

戰酣忽突圍怒氣直噴薄上懸百丈巖
下臨千尺壑谷口聞轟雷餘沫濕林薄
激湍白皓皓奮迅若舞鶴纍纍如貫珠
爲簾垂畫閣曖曖仙都境夫豈在廣莫
中有呂梁人呼之或可作

題祠山

鍾振

祠山道士我前身猶記當時廟貌真
一墮塵緣甘混俗碧天青嶂暗傷神

青雲樓

李天植

搆出層霄星斗邊宮牆雄峙起英賢
探來月窟非緣

迥躡到天根豈爲元春雨捲簾窗外杏薰風拂檻坐
中蓮晶晶玉宇浮烟景若個雲間着一鞭

登白茅山

段猷顯

萬里長空霽色開單車行縣此登臺敢云鳧舄雲中
下且喜桑麻雨後栽遠徑黃花爭爛發橫空白鶴獨
飛來松陰未轉日方午慙引香醪慰客懷

郡譙落成志喜

段猷顯

層樓高倚大江開翠色平分天際來畫棟遙連龍虎
國飛梁斜枕鳳凰臺雲移象緯星河逼風送吟聲鼓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二

角哀且喜頻年烽火息暫移尊酒一徘徊

出郭省耕

龍大有

自慚長日簿書忙出郭南行試省方象外有天皆化
育眼中無地不耕桑閭閻布密風烟接松竹高深歲
月長信是堯天多雨露先從畿甸及遐荒

遊竹山

濮瑾

躡躡盤旋入翠微雲搏啼鳥眼前飛巖然獨峭江東
地不管人間往是非

遊祠山及吊王修撰

主事施磐

祠山突兀樹蒼蒼靈異傳聞自漢唐山上無人禮星
斗祠前何處覓埋藏先皇宸翰卑章聖前輩忠靈托
首陽駐馬松陰訪題石故鄉情重倍沾裳

橫山新秋曉望

濮陽麟

萬壑爭秋一葉孤高臺獨立曉雲扶霧烟欲散如紆
篆露浥初凝似吐珠南望遠山浮碧漢西來爽氣泊
輕襦心長不覺還羞髮可嘆當年陶隱顧

藝文詩補遺

遊橫山謁岳王二公祠

州守范昌齡

山頭瞻拜岳王祠
紅樹斜陽感慨餘
義振三軍延末祚
分甘一死重璠璣
金牌世遠羞讒檜
銀杏年來愧懦夫
凜凜桐川雙節並
衣冠曾幾駐軒車

遊祠山

郡人李得陽

春色妍和雨復晴
齋心迤邐謁仙庭
雲籠密樹神靈肅
風捲懸幢廟貌清
聖代開天畱睿藻
禹功敷土佐成平
請看當日朝元處
銀漢沉沉斗自橫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五

祠山秋夜

李得陽

涼飈初動火雲收
夜宿仙宮景自幽
幾派濤聲來木末
一番秋色到樓頭
寶珠弄月光相射
鐵將擎空露欲流
解組久知塵世幻
飄然何處揖浮丘

遊石溪寺

李得陽

夢想珠林亦有年
勝遊今是艷陽天
潺湲春水青山繞
合沓雲峰碧落連
幾陣飛花閒白晝
一聲啼鳥破蒼烟
寄言昔日滄霞友
招隱無過此地偏

祭王修撰墓

州守楊樸

祠山東麓翰林墳烟草離離對夕曛往事何人持定
論表忠無石勒遺文爨齊就死今高節王魏偷生孰
獎勲我豸守桐來拜禮一卮清醑薦香芹

祭王修撰墓

州守劉節

野籛山穀水一杯孤墳三人重徘徊男兒死後當如
此夫子生前何爲哉野鳥恠啼秋日短溪風愁撼暮
林摧橫山記得松邊路太守年年策馬來

弔王修撰墓

州守喬岱

自古人生皆有死先生雖死凜如生心同皎日還孤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六

耿事與浮雲幾變更夜靜有猿啼斷峽月明無鶴弔
佳城祠山山下南流水到此猶聞哽咽聲

弔王原冢修撰

李得陽

龍飛人願建新功誰似君思故主忠周室已興昭代
業爨齊自有首陽風浮生蚤擲丹心盡二旅難招漢
祚窮老樹十年無剪伐英菟猶護月明中

石媳婦

郡人李崇謙

粵昔謝氏女登高日望夫望夫竟不返淚盡雙眼枯
化作空山石萬古標高孤形體雖變易寸心終不渝

年年春蕪綠東風啼鷓鴣男兒懷二心得此甲顏無

王修撰墓

知州段猷顯

蒼松翠栢倚孤岑下馬遙瞻淚不禁一統乾坤眞主
定半生忠孝史臣心芳菟亂逐黃雲結幽根直同日
月沉一自卞壺殉晉後祇今千載嗣徽音

遊東湖漫興

郡人李崇謙

二月湖邊春色賒東風開遍碧桃花香分野岸圍成
錦影入清波帶作霞靜聽黃鸝鳴灌木閒看白鳥浴
晴沙勝遊一似武陵客何處仙家飯熟麻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七

接清臺

郡人李得陽

世人耽枕席鳥接先天精晨興舉高步野氣逼人清
朝曦海色動霽霞林端明萬籟此中寂春禽時一鳴
探奇耳目爽凌風筋骨輕佚懷殊未已我欲登蓬瀛

銀杏樹

郡人李天植

古木垂清陰肅肅忠菟棲春廷承湛露秋苑風以淒
柱國有遺恨回天日已西周傷連理夢零落蓀枝啼
榮悴渾常事英芳千載齊靈根元氣護祠表有新題

銀杏樹

學正李日滋

桐川銀杏樹枝幹何扶疏有士經其下姓名光簡書
大義旣以揚凡木成名株蔽芾汝甘棠千秋映清渠
秉爨好旣同剪伐豈爾圖碩茲歲寒深榮華瘁不敷
誰當播陽春俾爾吐華腴一脉從根起結子圓如珠
散作節義種生生漸扶輿母徒嗜清味令此一根孤

次銀杏韻

訓導徐文淵

樹古重陰密枝喬碎影疎爲憐忠魄附流馥映中書
世澤耀三槐靈椿陋一株傷時因感物賡韻正懷渠
錯節成仁據盤根取義圖甘同松栢操不學槿桃敷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八

銀殼一朝破玻璃燦且腴得之誠可珍疑勝蚌中珠
堅心明注水生氣凜堪輿特立無時倚千秋半月孤

青雲樓

郡人李天植

搆出層霄星斗邊宮墻雄峙起英賢探來月窟非緣
迥躡到天根豈爲亥春雨捲簾窗外杏薰風拂檻坐
中蓮晶晶玉宇浮烟景若個雲間著一鞭

銘箴

萬桂山銘

周瑛

有鬱者山據於學宮誰其作之人代天工陽嘘陰吸
風氣攸萃厥植盈萬曰惟斯桂我銘此山期於多賢
束茆大書於山之巔嗟爾多士爲國偉器來斯登斯
宜奮厥志學宗孔孟業嗣伊周毋或怠荒以貽山羞

敬義堂銘

龍大有

惟天所付惟人所具統體渾涵脉絡森布無欲則靜
有感卽通一以貫之聖道從容作聖之功厥要奚在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七十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則治平小則纖細此道叅衡
不可或離匪敬則邪匪義則舛是曰枉之生也幸免
欽哉聖訓銘此公堂凡我官守顧諟靡忘

讀書銘

龍大有

於赫上帝授中于民民胥受之罔或不純巍巍聖神
贊天弼治皎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嬋媯
齷齪仁義莫續其傳或醇而蔽或奇而詖或高而越
或博而浮有勃閩洛砥我中流播穫稻梁粲而饒之
詔使來者咸饗殮之楚楚學者實蕃有徒兩髦習之

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侯貫革奚返
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鸚鵡巧言孔疾有範首路
末節異轍如駮芻狗驅車以滅膻膻周道孰其翳之
龐龐四牡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左騃窮理
右軸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淑世
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巖業庶馳以至服馬蕭蕭
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是用作銘以相合志

正心堂銘

龍大有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

肅肅其欽匪正于堂惟正于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
理也植之欲也握之握而勿畱植而日勁本體廓然
萬善畢應奉先而孝睦族而義服官而忠蒞民而惠
如彼金鏡瑩然以明妍媸斜方物無遁形當其未瑩
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元錫凡百君子孰無此鏡
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銘之揭思以育德上帝臨汝
聖謨如日

桃牧箴

楊苞

我官茲土先賢是師不遑偃息鬼神與咨厥政多端

豈曰能期廢興弊剔翦棘培芝豪頑屏息鷄犬寧怡
桑麻滿眼絃誦隔籬雉堞聳峙童叟仁慈子衿嗣音
健兒率規案牘霜明公庭鶴隨意中之境何日實之
循良明察胡爲合轍猛寬茹吐胡爲一揆勿尸而素
勿巖而危德勿自表清勿人知曷盈穗秬曷擁碑祠
金紫勿錫車蓋勿私温恭顧畏朝斯夕斯少違古訓
桐水鑒茲

附典籍月

李尚書文集二十卷 李嘉言著

雲陵集二十卷 倪濤著

左傳國語考異畧 沈虛中著

桐川集 沈虛中著

馬叔山詩集

禮記哀言 李天植著

太極圖說 濮陽涑著

四書貞義 濮陽涑著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二

禮記貞義 濮陽涑著

清閼集三十卷 周承勛著

通錄事類 沈虛中著

國史要綱 沈虛中著

寶章閣遺稿 梅應發著

馬叔芳詩集

元聲韻學大成 濮陽涑著

羲蒼子 李得陽著

塵外元譚 李得陽著

古今一覽 李得陽纂

理學臆言 李得陽著

中丞文集 李得陽著

督撫楚臺奏議 李得陽著

病榻遺疏 夏良心

趙文敏疏 張文偉紀真

鏡古錄 李徵儀著

明史信書 李徵儀著

信書逸 李徵儀著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三

鴻猷錄 李徵儀著

祠山志

按桐先正著述名山所藏者不少而或湮滅殘缺
罕睹全書令人惋惜然舊志所錄為存其篇目庶
前哲立言苦心尚不泯也

建平縣藝文

趙叅軍傳

繆霆起

公趙氏諱時踐字容月宋末人也僑居太平采石爵從仕郎初調廣德司戶叅軍以廉能名知軍雅敬其才俾兼攝司法雖下曹猥職而戶籍倉廩詳刑議法事務克積爲他曹劇公並任之事悉縷解歲甲戌冬攝建平縣時邊警驛騷矣乙亥春風塵外薄惡戾內挺萑苻聯屬警邏空單縣治移置於鄉居無何復還夏五月邑中戴趙二兇構怨聚黨狙擊乘間鷓鬪期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四

死焚蕩室廬然及官廩旣焚卒旅供億登呼首山公朝搜暮給裕如也予以孟冬下澣公幹自杭而至急迫相遇義同兄弟于邑于野班荆與語歷旬日莫知所由屆嗣月十日天戈指南追風先驅擁東北門予與公臨高遠眺騎卒且綿三十里餘矣是夜共坐於縣廳達曙公於中夜嘆曰事勢至此覆亡可知詰朝惟有死耳予曰若家何公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子非職守祿仕可逸去及早微明公指前溪曰我與妻孥訣懷石是中因與予泊縣 王君擢直學陳夢常

登縣樓椎鼓橫笛以示暇俄而排槩盡仆鋒鏑交鳴
羸兵弱卒殲盡公與妻子僕妾共九人俱死溪潭無
噍類予幸逸免越四日有縣卒告予曰趙縣官一家
死溪中吾已焚其屍埋於溪岸餘八人悉塵沙中嗚
呼疚懷斯人楚惻惕裂因思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
敖今不能一對忠義士寧不飲愧若趙公孤忠高節
千古罕儔昔季愷之身雖死愷之家未嘗以俱死今
公曠矢忠義殞身滅家覆祀而不顧卓冠今古真可
爲後世忠臣義士之砥礪倘終泯沒而不顯則殞身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五

滅家者不獲表暴於天下何以示將來靈起謹以目
見傳於篇使今之史官搜求死節遺臣庶可備采錄
之萬一云

潘節婦傳

李 濂

余聞建平之河東有忠義里先是宋衰時官軍渡河節婦夫之九世祖嘗具牛酒犒軍於是督軍者題其坊曰忠義里云節婦余同年友人潘君潤叔母也姓應氏年二十適潘公奕三二十三生一女二十四而公卒少寡矣姑憫其少也命之嫁應氏曰再嫁非女子行也吾寧死也無爲辱吾門潘也姑曰汝無兒也焉守曰有兒而守無兒而嫁茲載何典乎吾自矢矣姑冉三曰富而守節易如窘何曰緝紡織纊可以裳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六

衣摘蔬拾薇可以自活吾窘吾甘焉姑不能奪居頃之其母亦諷嫁如姑言應氏仰天拊膺曰天乎乾坤茫茫然濶豈不能容吾身必欲使我不鴈鷺若也母赧然而出於是再不復議嫁事矣應氏事姑孝姑死哭幾死不有故不出閫隣里婦人罕識其面者今九十一歲矣雙瞳炯然步履弗曳杖旣壽且健天之報予善人如是哉

瞻學圩田記

王 遂

漢元成間詔下郡國曰孔子布衣養士三千其增學官子弟員後以爲不給罷自文翁興學間用力布自給未聞食之爲憂而士之無田郡縣之無學附會者從而和其說前乎此韓延壽修治學宮大興禮化黃霸因之以孝弟正順之教後乎此衛颯修庠序之教而茨光代之亦善其政夫教之由乎身化之本乎德苟前興而後廢朝質而莫文則求善鮮矣宜乎非一日一人之積也廣德自宋高宗朝置郡建平爲縣南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七

渡密邇帝京人物厚而土地薄郡望下而誅求繁爲郡者罕得盡心於爲政而況於令乎會稽施君德懋始典邑事不以爲小而廉治有聞庚子歲大饑全活不可勝計當是時江東言政莫先焉縣故有學士朱有養而施君招其子弟秀民而教焉濟濟于于人知其育材之美而莫知其所以終也秩滿天子以爲能擢置審計司太守康公以請諸朝求婺安徐君邵孫爲之代徐君宰民有道治過之往來中都者莫不道施之美而稱徐之美善也淳祐改元徐君以書報遂

曰縣學自紹定間章君始建規模甚壯門廡甚廣講會甚弘然未有葺而治之者施君復陽賽等圩凡得田萬畝有奇既成大爲民利其未有主者千畝以修橋道而利涉者治傳舍以便使客布網舟以便軍食而又捍禦流民以全一邑之命餘五百畝以爲子弟之養甫訖事而去子其爲施君發明其美乎遂爲之歛衽肅容卓然而起曰韓黃之教衛茨之政可以復矣養士之難何患哉今施君不以已去而不盡其心徐君不以方來而不行其志則士之望風向道者豈

特穎川桂陽而已哉施君之先在越爲朱文公所知入爲紹定宰士以卒徐君之先嘗事呂成公之教者廉直不苟進卓然爲紹定名臣皆學有師法古之所謂名家者非此之謂耶其必有道自立若文公成公之教者出焉此遂之所願大書特書而未已也於是乎書

重修伍牙山神廟記

秦良

按桐汭志載伍牙山在建平東北四十里昭德鄉四都右名護牙山世傳伍員伐楚去吳時經此山有老嫗異其牙員欲折之崖石山靈若護之者以故得名漢高帝九年封員忠靖君祠於山巔後漢又封威武將軍楚城君山之南有潭淵澄紺碧時出蜿蜒異物能興雲雨遇旱有禱輒應一夕風雨驟起神運廟木潭西一里遂遷造卽今廟也唐開元六年歲大旱禱於祠下雨足有秋封威武忠靖王益虔時薦宋開寶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八十九

八年朝廷命官恢崇祀事累封威武忠靖英烈靈佑王皇元大德四年以江淝捍患有功特詔加封忠孝威惠顯王歲時致祭聿嚴匪常扣龍求雨響應愈捷廟久不修棟梁欹撓碑記無存莫考顛末至元四年欽奉詔旨致祭名山大川忠臣烈士廼詢訪遺老得開寶間翰林竇偁所撰記文始知建廟之由遂命建平縣尹高璧等鳩工度材去故易新咸使端正以答神休且爲叙其事礱石以記歷代尊崇之典於戲狄梁公毀江淮淫祀千七百區而獨存王廟者蓋以鞭

墳報父抉目諫君忠孝之心昭若日月激勵臣子有
關世教太史公云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哉信乎千載而下英氣如生伍牙山高龍湫水深奕
奕廟象有光山林人徒知生而取虞淵之日不知死
而爲傅巖之霖以澤我生民無窮於古今也是爲記

重修儒學記

宗 璽

建平儒學瀕於溪之北厓東西築土爲隄邑之居民皆仰流而處廣德一州之水悉由是行以注於江隄固則學完隄決則學圯往往然也良有司知其然故築隄以利農修學以聚士恒兼致力焉弘治辛酉歲水瀑隄決學始圯甲子復決益圯正德戊辰巳巳庚午間連歲決遂大圯日就荒廢逢時多事有司不暇顧此者凡十五年或以爲言則曰力未暇且人心未樂從也歲之乙亥縣缺尹節判況君照來掌邑事君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十一

本名進士由大理評事歷陞右寺正左遷爲今官君能不以得失於心旣至動以禮法故凡令之期民各勸趨之是歲也監察御史張公實奉勅來督畿內諸郡學嘗趨令郡縣修學政無或怠弛教諭黎君貫訓導施君紀丁君鎡相與謀曰君之爲政動民若是非所謂良有司耶乃以學之荒廢狀上于當道請君專董事君日照知所以處此矣乃拆簡召大諸姓潘桓宗時等皆以貲來惟令之從時郡守周公時望行縣因加勸諭焉經始於是歲之冬先大成殿次東西廡

次戟門學門明倫堂會饌堂以至講誦之所棲息之
房皆加葺治櫺星門科第坊舊用木腐爛今各易以
石尊經閣致齋宰牲所儀門射圃廡庫鄉賢名宦祠
舊缺典今咸備其制其成也積屋凡二十區其數總
一百一十間用人之力積一十二萬五千八百工良
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五萬七百有奇期以丙子歲仲
秋之月落成新尹高君奎適至教護益力遂不愆於
初夫學之荒廢久矣一欲完舊爲新議者固難其始
惟其令之一倡不期月間厥材不賦而羨厥功不勞

而成則向所謂力屈於他而未暇又謂人情所不樂
於學者其果然乎哉璽濫官西江今茲蒙恩俾得待
罪西廣過故鄉謁於學門喜其嚴嚴翼翼壯偉閎麗
有非疇昔荒涼之狀周視而樂道者再三然後去次
日黎君率其僚踵門請曰先生不可無記遂爲記其
歲月使刻諸石以爲良有司式

義塚記

潘潤

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然或勢分所拘不能以必副志向不篤不能成終者往往有之其或勢分非所拘無所爲而爲者其爲善之志亦誠矣乎誠則爲之也專持之也久而其傳之也可述不然則亦有爲而爲至無所爲而止矣而何有於稱述哉正德戊辰歲江南大浸建平尤甚次年春復大疫餓莩相藉僵屍載途諉之者曰發粟賑饑掩骼埋胔國家事守令責也吾何與卽泥於勢分而怠於爲善置男子之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十二

事於度外矣吾宗時英讀書明大義富而好施其於鄉里之貧者生則食之死則棺之自壯年至於暮歲行之益堅至是時而目擊斯變心尤不忍復設粥以飼餓者施藥以療病者其不幸而輾轉溝壑率罹鳶鴟螻蟻之慘棺之不可徧也乃度田數畝爲義塚城北鑿爲深壙諭於衆曰有能負一屍以埋者穀若干就食之徒爭相夥以負得入此壙者不下數千人又從厲祭之意具黍醴以時祀之生有養死有歸一舉而兩得也惟時大巡北平劉公聞其事召至院獎勸

再四且以路收二餒童付之嘆曰有司得如潘某者
數人則江南之民未必至此狼籍也遂立碑記其事
因以風後之慕義而興起者邑父老恐時移世改廢
爲平原相與謀議立石塚側以垂諸久而求記於予
予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故陳堯佐爲糜食餓汲長
孺開倉賑饑富鄭公活流民於青州范文正復逃亡
於浙西是皆一命之士而存不忍人之心者也使時
英得沾一命則所濟當與數君同稱矣噫殷仲堪葬

漂流之棺郭元振助五世之葬皆獲報於身而併及
其子時英之陰德如此則爲善獲報之理奚何誣時
英名桓於吾宗居父行其大父仲素公諱顯領永樂
癸卯科鄉薦志不樂仕慕善好施終隱於家時英天
性純雅嘗有得於庭訓至是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
是固不容於無言也僭述其槩如此尚得俟作史者
采之以垂諸永久焉

儒學清界記

鄧京

郎庠不恒厥居有東闈內之學復有東闈外之舊學
闈內之學今儒學也於縣治位東南面河負街大街
之水南北分流正繇良而來學脉脊也學北之東望
傘巷口大街學北之西望寺巷口大街而皆未達于
街所謂橫龍宜貼脊者此也其四界東之北起舊官
井小巷尾折而東折而南又折而東歷小巷至公館
西牆頭再折而南歷公館之西折而東歷公館南新
牆至王姓樓房折而南歷王姓樓房魁星樓基楊與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十五

沈之樓房折而東歷沈姓店牆至南巷又折而南至
河岸踏埠皆東界也南之東起南巷口河岸歷泮池
之南龍頭石至抵倉巷口河岸爲學基南界計六十
五弓西之南起倉巷口河岸歷聚奎書院之西折而
東歷錢姓門前至文昌閣折而北歷史姓歸路及史
樓牆之東折而西歷史姓樓牆後至倉巷大街折而
北歷倉巷大街至史店側牆皆西界也北之西起史
店側牆歷居民後牆至舊官井爲學基北界計四十
一弓繇居民後牆至殿後牆中直八弓歷聖殿至鬢

門四十七弓三尺歷門前泮池至河岸龍頭石 十
五弓三尺合得八十一弓一尺此總數也由南巷轉
入魁星樓至泮北衡衢之東二十二弓又至泮北衡
衢之西二十五弓三尺又歷文昌閣抵倉巷口二十
六弓統爲灣衢共七十三弓三尺此衡數也若夫廟
堂居中撐之蓋之塗堊之母俾腥穢干之水火邇之
以妥先聖先賢先儒靈而博士弟子員亦施及于庠
蔭中央之表區而成八正北爲後屏則新築東西土
牆規地一方爲將來尊經閣前丹墀址東北啓聖祠

則重修兼以新創用慰尼父孝思西北空地則召門
役造住歲課其地租以備廟廡諸祀樓閣小修之費
正東爲東齋署正西爲西齋署正南爲前唇則補隄
填缺以正之甃衢開泮以萃之東南爲天門則易民
居請官地以拓之構魁星樓以表之西南爲地戶則
鼎建文昌閣觀瀾以鎮之諸彥士復議剏聚奎書院
書房以翼之歲植楊柳諸樹以蔽芾之此爲郎川之
中區八表也

惠政橋碑

江山

寧廣諸山之水西過白茅會於建平爲大川懷襄涯
阜弗梁民艱克踰以艦濟冒輒覆墊東郭太史哀矜
不辜檄乃牧黃寬曰若邑衆病涉盍亟爲所惠弗政
惟女之愆予啓若資命女作舟楫聯比爲梁尚克俾
予太史旣陟去祇率乃訓乃俶作猷甫度工仍謝病
去歲四月黠簿江山攝邑政爰紹若績格若富訓命
須梓材構方艦上者戶二艦次戶一艦再次二戶最
次三戶敦乃材植修乃垣善穀乃檣板罔敢不弔閱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十七

三月集艦三十有二偶比成梁浮直要津往者來者
騎者負者若涉孔道履平路乃羣走謝簿簿曰匪予
敢讓於太史太史曰匪予敢讓於司牧邑民稽首曰
惟太史克肇厥載惟牧克惠厥中惟簿克成厥終惠
牧惟均永濟我兆民無疆惟休終有辭於永世

建平縣志舊序

鄒守益

鄒子曰志也者志也志之斯行之矣行之斯籍之矣故政也者以行其志焉志也者以籍其志焉自古及今未之或易也吾觀于堯典而知堯之志矣觀于舜典而知舜之志矣觀于禹貢而知禹之志矣孔子之聖不獲敷其政教卽魯國之籍而筆削之以惇天叙以庸天秩以章天命以用天討而王者之迹用續而弗熄故曰吾志在春秋孟氏追叙其功以春秋成一治其知此義也夫羈邑之志視古侯伯其所籍記與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九十八

晉乘楚檣机等而蒞其事者或安諸簡陋散漫無所稽是謂瘵官命之曰曠志或飾諸文具而弗踐其實是謂玩物命之曰弱志守益判廣德時恒用是懼思與諸生稽古纂聞以儆有位而草創未就廣平連君鑛自中秘出令建平也以史才爲吏眷焉圖之會柱史洛陽劉君謙亨按治南圻諮土俗度典故以宜于民至則慨志闕狀亟命尹成之尹以協諸文學哀遺刪訛釐爲九卷呈而登諸梓顧予以多病不及相研究之而百年闕典一按籍可攷是邑也其殆一治之

機乎攷其輿地則可以辯方經野審風而化俗矣攷其田賦則可以阜財育物禦菑而捍患矣攷其建設則可以發政可以育才可以待賓旅矣攷其祠祀則可以敬鬼神矣攷其秩官則可以隆職守矣攷其人品則可以昭淑慝矣攷其藝林則可以陳風可以鑑古矣攷其禎異則可以慎感召矣攷其附錄則可以闢奇衰矣後以繼今勿曠勿溺將柱史之澤與令尹之勤永永同是志有賴茲固舊吏于土者志也亦庶士庶民望治志也

建平縣舊志前序

連鑛

建平爲邑昉自宋端拱元年迄於今數百載志未有聞其聲跡大較統見於輿地寰宇記等編然詳莫考也夫以宋元代邈間嘗歷幾兵燹謂志牒無傳宜矣我昭代隆興蔚章文治遺踪古事動紀其因垂之經典今天下輿圖括志自一統而下邈有紀以該邑而邑復別爲一志者徃徃以之斯邑非甚蕞爾獨未有志何哉豈嘗未經創始抑創之而散亡磨滅不復存與皆可傷也嘉靖戊子予承乏來斯邑大惧典籍散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

湮將審俗辯風者無緣爲據迺心亟欲圖之撓以務殷弗克也後二稔爲歲庚寅今侍御洛陽劉公奉命按巡茲土來間悉邑志未備深用憮然迺召予曰是闕典宜修修毋緩也予時承命惟惶惟悚蹶焉勉圖將尤籌厥事匪輕罔可忽也爇而圖之蒐遺抉隱旁施網詢旣浹日若端倪可據然迺敢擬檄請于公暨請于巡撫中丞毛公督學侍御章公咸報可始事事焉編摩之任則以屬儒學教諭姚君文燁柄之訓導蔣君鰲董君輔相之而凡偕厥事者則邑庠韋生傑

呂生正汾錢生淵潘生燭楊生濟亦與效勞甫閱月而稿適就予竊爲之妄評校焉而刪其疑裒其漏訂竄其僞訛者而存其可信者亦逾旬猶未安也復以上劉公公再報可迺克鋟梓焉間嘗作而嘆曰嗟夫志所繫亦大矣夫志史之流也邑之章也章實之輿也輿可與稽矣稽可與穀矣穀可與永矣有慎重之道焉故弗實弗輿弗稽弗穀亦弗克永垂而鑒用荒焉然則志眞史之流而邑之章也繫豈小乎故曰有慎重之道焉 已若昔杞宋亡文獻宣尼重以嘆二

代之無徵周公之典籍有魯存焉亦宣子之所賞也異時宋儒朱元晦氏爲建康下車必以訪求爲先古聖賢之於圖志何嘗不慎而重之哉斯邑志牒自昔所亡而亦未之乎有作者毋將視爲可忽耶其於慎重之意何如也劉公以名侍御出而代天王巡狩所至振幽剔蠹章類黜污惟貞憲度風采凜焉然尤考遺逸稽往實弗古弗敦惟茲志牒首用圖之嗚呼見遠矣其究心要豈在晦翁宣子下而斯邑故實將俾緣有輿焉而可稽可穀可永抑無杞宋之歎乎雖然

作之者聖也述之者明也茲二事古聖人猶遑遑焉不敢自居况其他乎是書落寞上下且數百載今祇公之命直攬摭而哀次之迺欲就緒於旬日豈曰予斯人之庸殆有數焉而機適逢之迺若予與二三君僭亡之罪則固無所逃焉已獨其考言考典與稽事稽心裁其謬而約之中惴惴焉所不敢不致其慎重之力勉惟均焉而掛一漏百之章猶多不免乎荒落之咎後有達者起幸或沿而新之以補其滲漏而芳潤漱焉於斯邑也將不謂餼羊之亡地則可爾庸書

建平縣舊志序

郭正域

夫志史之一體也既曰志矣又有記焉又有傳焉又有表焉名實何居一體而淆衆體不亦枝指乎今爲郡邑書者習焉不察多之爲貴賣薪耶欲多乎一邑之事使人不勝讀郡國而上何窮之有文中子曰記繁而志寡史之失也吾意爲志者第曰志耳識其大者而已志人才也非其有而借之志藝文也非其要而濫之志瑣屑也非其據而鬪之恣恣靡靡不足書也往余志江夏盡以志名不盈一握而不識者以爲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二

不富朱君志建平與余意合他體不溷焉風土政事觀往察來燦然備矣朱君名家子先宗伯公在世廟時以文學政事表於朝宁朱君文雅士爲政廉平不墮家聲以宗伯之教教邑人民用以和風移俗易皆足述也建陽民淳事簡安于田畝昔人以爲江東道院朱君馴而習之作而新之行道有規條載道有成書矣漢皇帝所稱愜幅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騰在璽書第曰不煩耳夫事煩則民擾文煩則詞淫政事文章崎嶇邪遁口遠于實皆煩之故也朱君之爲

治也與爲志也皆可謂不煩矣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四

建平縣志舊引

朱之楫

建平昔未有志有之自廣平連君始第一時創作僅備梗概而多畧今曠闕又七十年矣不佞乙未夏領牒蒞茲邑不察於方域之故庶民之隱輒諏諸掌故寥寥也前事無稽後事者何師焉將蒐獵故實用補未及會初修職卒卒不暇越四稔獲稍稍習于見聞庶徃願足副也因延浙文學金生汝礪張生子檯及邑諸生姚一科夏龍暘王士奇吳璧而語之曰古者列國有史主在紀載今郡縣志倣其遺也故錄貴實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五

文次之海內志者不一其雄詞奧義非不足方駕往哲焜耀來茲顧襲跡遷固則過于摹擬而失之泥獨標新欵則類于撰著而失之浮體裁弗協也諸君毋蹈是乎僉曰如命又語之曰綜緝欲備易至靡襍而無紀美刺欲章或涉濫妄而失倫采錄未覈也諸君能免是乎僉曰如命乃分門別類俾各殫精繹思故者更始亡者開先更數朔而藁具不佞爲攷訂刪潤付之劄劂爲卷者八爲綱者六爲目者四十有二辯方經野定于封守故首輿地疆理旣殊習尚係之與

夫華實之毛則壤之賦皆觀民阜財者所汲汲也
次風土由是爲之康奠則設之官師而禮樂刑政于
是乎興故經制次之治法具必藉治人列職之吏因
得循常而展采錯事治行且有可紀焉故秩官次之
川嶽所鍾政教所率人文蔚起純德特行地因取重
故人物次之由襪祥而之菽文皆事變物理所寓亦
旁綜者所不遺故附之雜紀是所謂實錄也然竊有
慨焉今天下括志大都詳于郡而畧于邑矧建平并
無之幸連君首事成籍可按而更爲廣摭博訪不過

據一統志寰宇記等編及碑銘志狀稍增大較而已
至相沿時事月異歲不同者終莫從述也且自嘉靖
辛卯後譜牒所載長老所傳已僅僅得十之四五失
今不續後將何稽此不佞所爲亟于編集也如云秩
王章嚴治紀明物則正倫常使生斯宦斯者有所興
感而垂不朽則俟嗣起者架學飛才采遺收闕必有
振綺以奮鸞龍媿徽于海上名山者不佞何敢居焉

文昌閣記

柏肯堂

建邑舊學卽今之甘露菴原爲水圮再遷而定于城
其舊址佛家築以奉如來以建之大勢而論此地屬
巽則文筆峰在一處宜高宜敞宜宏壯但儒釋異道
於城中廟學無關應壬寅秋諸生復請歸儒改爲書
院此亦有虛名而無實益予止之因思擇庵東閒地
建高臺重樓用以鎮控東南之氣位文昌閣奎星于
上爲城中廟學之翼議既定予力不能獨創爲出募
文告有志之士而衆意復願爲建邑祈佳胤位張仙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七

于中其下爲諸文士課業之所計三月初四日興工
四月念七日巳時起柱十二月初八日告竣樓三重
高肆丈五尺周廣相稱飛簷層欄四面皆可望枕江
淮而襟湖海巍然巨觀矣建之文峰得峻予固願樂
觀厥成諸文士亦當勉乎哉

浮湖塘記

姚一理 邑人

嘗謂長字之要在開民麗芒芒原隰黎元寄命焉今
昔通患卒歸旱溢矣渠無鄭白關中不穰沃野則虞
亢涸李陽冰治鈇分水而蜀數邑始不汙萊則虞靈
滂是各有所惡也而建平兼之在浮湖塘爲甚塘廣
壹千叁百柒拾畝灌田壹萬貳千肆百餘畝迺其要
則在丁公一池池處塘上流當廣德萬山之水奔注
而下惟是隄岸足爲捍防奈歲久漸圯且豪民竊利
漁水開穴壞植水暴至輒衝激莫遏隄傾而塘圩因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八

之故諸田沒爲巨浸縣北居民悉苦沈竈有由來矣
邇邑大夫巨川朱公以楚材牧建柔惠鎮定化條具
興周咨民瘼躬履厥地盡得前利弊狀其言曰水之
道一耳上不能禦下自不能受不能禦則反壅填淀
淤不能受則瀦積難而又病涸旱潦且相左也欲求
兩利計在池隄矣顧安所措貲力乎視其旁有高阜
廢壤約叁百餘畝則召民自行闢墾取其土以築上
流之隄補塘圩周遭之 闕田成則給與爲業以三
歲之獲償其費後每畝歲輸穀三斗入預備倉待賑

而仍貸其徭役于是皆踴躍趨事以巳亥正月興役抵六月役竣力假於民而公不費民治已產而私不勞捍之池岸不虞潦蓄之塘圩不虞元下享田疇之利而糲胥慶上受歲供之粟而足備裨長世字氓之政孰加于此卽鄭白賈李遜烈矣佩德之衆欲永大夫之賜於不窮因名其圩曰朱公圩志所自也余爲之記并列墾田輸穀民數於左方

開復鳳凰古路碑記

岑鶴

縣公廨後大路由綠龜橋達懷仁祠邑志可攷也路繞開法寺之西北隅而寺垣適壞久之成徑往來井井與緇流爭一門戶將前路私鬻私受廼屋廼園古道浸沒矣歲在丁未有一二修行者不曰便彼周行而曰僧俗溷擾請諸州刺史楊公我邑侯李公念開法寺千年古刹來往雜遝山門非所以奉佛祀遂檄取其舊址而還之但徑路既塞而懷仁一綫之衢不亟爲開復則是僧便而民不便知其一說而不知又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

一說也夫人身五臟之脉絡皆繫于背縣後之有路猶背之有脉絡也腹與背不相通而求身之安能乎故邑民陳善慶楊克培等八人以復古道爲請邑侯下其議于衿耆王衍慶李浩暘宗聲黃等相度古路之可復者劑量而行之故屋者移移貼其資園者平平還其址東遷寺門之外西傍衙後之墻橫六尺縱五十丈僧便于居民便于行不幾兩便歟桂月興工歲杪告成闔邑皆有捐助衢通而民稱便余從諸父老後且樂觀厥成矣

建平縣詩

濤山遠望

邵蕃

登山何用望刀頭俯仰乾坤眼界收白石蒼崖烟暝
暝天光雲影水悠悠窮探此地清高趣肯作當年汗
漫遊回首平原民事集憂思惹得鬢先秋

石澗春和

薛鏗

激石清流響大章桐川派出水雲鄉涵波明月夜偏
好遶澗閑花春自香烹茗祗須憐正味浴沂端可繼
餘芳有時了却公家事來聽滄浪起夕陽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一

鴉山古蹟

張潔

夜酌高樓百感并一聲長嘯衆峰傾偶尋古跡心如
醉看盡浮雲覺眼明桂樹參天山月遠松花落地晚
風平老仙跨破丹崖去留却鳴禽卧打更

茅嶺凝青

邵蕃

烟橫谷口鎖林垞嶺上禪關戶半扃茅歛黑雲仍見
白苔翻黃土乍回青瘴烟纔逐風消盡春夢俄驚鳥
喚醒早起勸民畊與讀行人笑指犢懸經

伍牙飛翠

邵蕃

參天秀氣憶前流草木含青直抵州日射寒潭連漢
漱雲迷硝石半空浮羣峰飛翠凝神遠四面堆藍入
眼稠此景誰人重感慨吳山楚水謾追遊

峽嶺回巒

漲 濼

龍蟠虎踞入丹青路轉峰迴草滿塋朱鳥有時棲碧
樹白雲終日鎖蒼屏人將蓮井超眞界我坐蒲團學
踐形太極一丸春正好不須金鼎覓仙靈

鳳山勝景

呂 盛

彩鳳呈祥治化寬昔年父老倚雲觀朝陽嶺外三冬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二十一

暖活水源頭六月寒翠竹曾經供飲啄蒼梧舊屬集
衣冠分明天上繁華景留與人間作畫看

石佛撐雲

邵 蕃

一拳雄峙接蒼天渾覺微茫日月旋露浥松梢寒碎
玉雲侵樹色煖生烟老僧靜定思無着遊子登臨喜
欲顛探得此中高遠趣寸心直到斗牛邊

和前

薛 鏊

瘦骨峻嶒色界天羣仙僧行四周旋春深錫杖化新
竹歲久袈裟覆瑞烟臨水高盤猶入定倚雲欹立尚

痴顛不生不滅應非幻舍利光芒箕斗邊

和前

呂盛

石佛巍巍插半天手扶雲漢欲回旋羹藜有主空齋
鉢香鼎無僧滅篆烟碧蘚經年封玉相青松長日護
華顛牛羊下坂柴門寂默對西山落照邊

過壽昌寺

周瑛

松陰雨過碧於苔猿鶴爭驚太守來寄語山僧莫相
迓此心清淨亦無埃

宿陳村

鄒守益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三

衝雨宣城路正悠野人相對泣無秋吞蝗擬爲吾皇
獻却虎先懷漢吏羞欲賑流亡誰上策預聞水旱是
先憂空堂獨對燈花笑早向三江理釣舟

晚縣中歸

謝士貞

歲晚羈懷奈若何燈前一笑發高歌林藏書屋天能
幾梅占山窻月不多臘雪征裘千里客東風歸棹五
湖波青雲恨殺成名晚更向烟中理釣簑

浮湖夜月

戴初

銀漢無聲夜悄然烟波浩蕩浸嬋娟一空白雪迷芳

草萬頃清光拍野田鷗鷺沙頭攢鏡宿蛟龍水底抱
珠眠漁翁卧釣蓬窻下夢裏乘槎欲上天

歸過白茅山隨所見聞雜咏

楊柳吾鄉樹梨花故國情淚痕何太數今日是清明
嶙峋白茅嶺擡眼見千峰雲氣從中起水窮山未窮
我本無兄弟王家看紫荆逢人歌杖杜行路不勝情
偶問逃亡屋聞之墮淚嗟黃昏狐叫月白日虎磨牙
匡竹人烟少蒼苔蓋地皮桃花開又落流水不相隨
山家老子孫種竹作寮房笑語雕牆者棖題謾自長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四

登大岩山

姚 恕

萬丈峰頭百尺岩四圍草樹互相參網緼不散晴含
霧杳暗常迷濕帶嵐猛虎晝馴風出罅窮猿夜倚月
窺函詩人吟望思躋躡峭壁層巒不可堪

赤山晚霞

宗 訓

赤山霞似赤城標縷縷波光散綺嬌亂射客衣裘五
色斜縈江岸柳千條鏡中一棹翻餘彩塵外雙鳧坐
九霄返炤半隨鳴雁去潛淵時映蟄龍跳斗間迥有
金銀氣島上應逢鸞鶴邀欲賦遠遊吞沆瀣咲提

劒躡招搖摘憑玉女裁春服喚取王喬弄玉簫誰竊
支機來卜肆猶疑煉石駕星橋青天恍若丹丘在綠
野欣看紫闕遙瑞見明堂初抱日光浮少海乍迴飈
爛然擘絮鱗鱗起倏忽歸崑點點消望斷白雲空涕
泪神棲碧落且逍遙傾樽自鼓沙棠榼挂席將乘析
木潮千古南亭靈運跡几回北址洛妃招擬攀臺嶺
疏煩想終老錢湖遠市囂好是登臨追謝眺底須丁
卯弔凌歊

平湖拍空

湯賔尹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五

南湖湖影濶霜樹遠微茫噪水鳧頭壯牽舟草尾長
晚山烟後翠初月日邊黃飄泊知予事翻愁近故鄉

永惠亭

沈懋學

見說孤亭結構新川原雲樹總含春口碑千載傳高
義不愧當年一惠人

咏周家灣古松

陳正誼

礫砢何來樹連卷十畝天黛含秦帝雨蔭吸楚臣泉
虬影分殘照龍鱗織晚烟提壺問義老櫟社不知年

古松

高自遠

願拂鷺溪一筆收不知何事却難酬山靈未許傳神
去護向文人萬古遊

謁趙叅軍祠

張 潔

一門爭死赴前溪華表於今鶴已歸不避昔年豺虎
亂豈知身後杜鵑啼文章滾滾憑諸老氣節堂堂表
去思如許宦遊懷古客每逢寒食拜公祠

孫墩古祠

戴 初

一墩兀兀聳平川上有神祠不記年碑字模糊苔染
雨香爐冷淡草生烟長松落月巢孤鶴衰柳斜陽噪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六

亂蟬村社年來藉靈庇家家秣黍樂悠然

題西溪別業

宗 介 邑人

幽居清意愜隔水見南山門柳渙航繫亭花雉隴環
鼻禪輸酒課珠履問詩刪西閣松風嘯東籬菊徑斑
凡題無自謔鼎業亦如閒謀野欣其獲時時破醉顏

建平縣

典籍目

月華山人集二十四卷 宋章汝鈞著

五瓠山人集 明宗訓著 訓宗璽子少有異才以詩文著名相府辟召待詔西苑

詩經明辨十卷

北遊藝草二卷

杜律五七言註各二卷 韋傑著 門人霍韜爲序梓行于世

海防捷錄一卷

字郭二卷 呂明倫著

廣德州志

卷之二十六 藝文

一百十七

經世待問四卷

長琴子集二卷 張元庚著

經世晰疑

性鑑集要

歷代帝王祀議

人物論

私淑祀議

甲子圖

策學會覽 姚啟宗著

太古遺音二卷 岑熙著

永惠亭集一卷

嶺上續稿二卷

羅穎樓稿十卷

言提錄二卷 黃奂著奂為國子生有才名有晚遊
武林集七刻見姚思孝明詩選中

自怡草二卷 宗介著介字湘嶠登天啓甲子賢書
以詩文著名

賦閒園集二卷 潘嘉著

廣德州志跋

大江之左方州而壤不郡轄者惟廣
德一隅其地接鍾陵縮浙水古鄆郡
之□理載於括地志者可攷也是以
風土謠倍廢興曰革之故昔有志以
備采風之求歲在丁未我父臺漢
東楊公有整修之舉標固濫竽其任

跋一

矣今父臺關中高公奉

憲纂輯以標斤斤繩墨自持復令執簡

從事焉黽勉承命時凜虛公詳嚴之
戒何敢諛曲以干憲典兩月以來詮
次釐定彙成二十六帙盖因乎舊章
者十七而更為損益者十三要以原
本山川綜覈民物兵刑賦役焯有成

規典則文章昭然並舉大抵一稟於
功令而酌以時宜秩

王章明法守敦本尚實以蕃衛民生使教
養有裨焉亦庶幾矣昔我夫子思文
獻之徵勤軒輶之采非獨慮其記事
缺也為其所以綱維世道扶翼人心
者湮沒而不傳也今州志所書官師

跋二

之得失人物之盛衰忠孝節義之微
顯風俗習尚之淳漓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蒐之不可不廣品之不可
不精如三忠九烈清芬萬古錢范遺
恩洪鄒教澤俎薦千秋典型非遠音
徽猶昨揚挖既昭法戒具存雖運會
遷流今昔懸殊然是非炯箸信史安

可掩也標 椎魯無文寧核無諛寧府
咎無市德用以勸媿懼慝不審於世
道人心有裨涓埃否茲承我 父臺
重委敢敬書於末簡
峯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孟夏之吉

廣德州拔貢生戈標謹跋

跋三

